

獨幕
劇集

礦山

堂 心 一

來手起拉們兄弟

作 之 震 王

行刊社版出方南



王震之作

礦

山

(獨慕劇集)

南方出版社刊行

854.6

114

礦

山

時 間：一九三七年冬。

地 點：中國某省煤礦。

人 物：

張老板：四十幾歲，貪吝，昏庸，趨炎附勢的小人，他可以爲了幾個錢捨命的供人驅使，奔走。在這裏開了一個小酒店，因爲在營業上要服侍好這一般不好服侍的主顧們，所以在言談舉止間，更充分的表示出他的油滑和市儈氣。

曹鬍子：一個六十多歲的老礦工。從前他曾在撫順煤礦裏做過工，一條老命幾乎死在水淹的礦坑裏。他逃出了敵人的毒手逃到這裏來，仍舊過着他礦工的生活，但是從前在一起工作的伙伴們慘死的影子，始終存留在他腦子裏不能磨滅，尤其是他吃過幾盃酒之後，他常喜歡把這些事說給別人聽，並且每次還滴上幾滴老淚。爲人古道熱腸，沒有一個不喜歡他這白了鬍子的伙伴。

尤金貴：三十幾歲，他成天除了說話就沒有別的事好幹，就是他到酒店裏來，也是爲了找人說話，心裏從來存不住一件事情。他不曉得厭煩，也不理會別人厭煩他。

焦福：年紀有四十幾歲了，雖是一條粗粗壯壯的漢子，但是爲了生活的貧困，更加上了老婆的病，使得他的心裏充滿了憂鬱和煩惱。他唯一的希望，便是永遠的

沉醉在酒裏面，忘記了心頭上的一切苦悶。

玉鳳：張老板的女兒，十八九歲，是一個不甘自賤的女孩子。偏偏她那貪財的爸爸逼着她給一個人來玩弄，這個玩弄她的人，却又想利用她來鑽絲另外一個。她這樣的幹了，但是不自覺間她反而愛上了這一個。這些牽牽累累的事情苦了她累了她，心裏說不出有多少重的煩悶和矛盾。

魯英：三十幾歲，金鋼一般的漢子，豪邁，直爽。他看不慣多少伙伴們過着窮苦貧困的生活，同情的心理燃起鬥爭的火焰。他不會屈服，不曉得變降，也不願意妥協，他酷愛着鬥爭，他渴望着在艱苦的鬥爭裏開拓出一個新的世界來，但是恰好他這種過度的熱情的激動，正適合於漢奸的希望，所以他一直被漢奸煽惑愚弄而不自覺。

李少林：二十八九歲，工人代表，精細清楚，原是魯英的知己，但是從罷工的那天起，他們便疏遠了。

佈景：

礦山腳下一個酒店裏。

外面是漆黑的天，風在狂吼着。

標上掛着一盞火油燈，燃出了黃綠色的燈焰。

房裏一共有兩個桌子：擺在正當中的是一張大方桌，旁邊散放著三五個凳子。右邊靠牆有一個小長桌，上面擺著酒碗，茶碗，杯，壺等物，原來這是一張賭桌子，但是有時也給酒客們佔來吃酒。靠著這桌子外面是一個通內室的門。正面有一扇風門，是通外面的。

幕啓：曹鬍子坐在小桌子旁邊飲酒，張老板半截身子伏在桌上聽他說話，那邊焦福的酒吃得半醉了，垂著頭在那裏不言語，對面尤金貴却眉飛色舞的跳著一隻腳和焦福說他那一肚子說不完的話。

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唉！我從來就沒有遇到過那麼好的孩子！才十八歲，幹起活來比大人都不弱，人又聰明，又肯聽話，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他會給鬼子們的槍打死在那個煤坑裏了。

張：得啦！您就別再提這些事了，這又有什麼法子呢？

曹：朋友，你可不知道我心裏的難過呢！雖然我逃出了命，跑到這裏來，可是我總忘不了他們！我總想怎麼不讓我這條老命替換出他們一個人來呢！你就說煤礦裏淹死的那二三百個人裏面留下那一個不比我還老骨頭強呢！朋友！他們冤哪！他們死的真冤哪！

張：得啦！你心裏別儘是難受啦！（摸了摸酒壺）酒都冷了，我再拿去給你燙燙罷！

曹：（握住酒壺）算了，就喝涼的吧。

（張三板看住曹鬍子一仰脖子喝下那杯燒酒，站在那裏說不出一句話來）

尤：（隔著桌子招呼焦福）喂！你聽我說呀！那娘兒們騎在我身上到處亂搜我，我騎在那兒，揮着騎都快笑出來了。我想，他妹妹的，大爺身上就剩下錢子了，你他媽的就翻得出一個錢子才怪呢！（說着喝了口酒）到後來翻了半天，你猜怎麼着？（看見焦福沒有一點反應，索性去拉他的衣袖）嘿！你猜呀！你猜呀！

焦：（不耐煩地用開手）我猜不着！

尤：（得意地）好，你猜不着呀！我告訴你，那娘兒們急了……

（焦福氣得把半杯酒向地下一洒，身子扭了過去，嘴裏罵着）

焦：媽的，誰聽你這一套！

張：嘿！嘿！尤大哥！你不看焦福心裏煩成了什麼樣子，還總是白髮黑髮的說不負！

尤：對，對了，他心裏正煩着呢！可別惹他。（說着又湊到這邊來）你聽呀！那個娘兒們急了，就這麼兩隻手左右開弓，打着我這臉上打了十幾個嘴巴……

曹：（厭煩地）老尤啊！我勸你歇歇好不好？

張：真是的，腰裏連個銅錢都聞不見了，還要來這一套。

尤：什麼，我窮？我還不是因為這兩天罷工才窮起來的，不然我他媽的一定在這娘兒們身上花上個三毛五毛的。你可不知道，她那一張嘴罵起人來別提了多麼好聽呀！

張：（笑了）你真是「黃連樹上唱二黃，苦中作樂。」礦上再有兩天不開工，把你餓的眼珠子都要發綠，看你還想這些事不想？

尤：不開工？誰說的？明天開過大會就開工了，礦上已經答應加工錢，加到三毛六了。

張：明天開工，你做夢吧！他要開得了才算怪！

尤：怎麼開不了工？你聽誰說的？

張：你等着瞧！你看開得了開不了！

曹：什麼？明天還開不了工？

張：（更自信地肯定地）你們就等着瞧好了！

焦：（焦灼地把桌子一搥）他奶奶的再不開工，就逼得這幫人去上吊罷！

（衆人一驚）

曹：焦顧，你也用不着太着急了！

張：是呀！你幹嗎着那麼大的急呢！你不會跟尤大哥舉嗎？哼！餓着肚子，一面還磨磨唧唧

事情呢！

曹：可不是！你那麼一大堆孩子，老婆又病了。

焦：病了，死了倒是他媽的乾淨，偏偏的又死不了！

曹：（安慰他）你別說這些話，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呀！

焦：沒法子，什麼叫法子呢？原來一提出加工錢，礦上就沒有說不答應，就是那些無事生風的人硬吵着要罷工，罷工，好吧，多會罷工罷得人都急瘋了，他們就趁心了！

尤：真也是！焦福是真着急，像我們吧，怎麼都好辦，他可就不同了，孩子要吃飯，大人要治病，找大夫，抓藥，那一樣不用錢呀！焦福呀，（故意討好）你說我這話有理沒有理！

焦：（聽見他開口便心煩，爽性不理他，自己喃喃地）媽的！我自己的事我自己還不明白！尤：（討了一個沒趣還滿不在乎）是不是？我的話一點也不錯！

張：曹大叔，焦大哥家裏的事咱們先不談，先說這回罷工的事吧，我倒以為既然是大伙兒把工罷下來了，還是不開工對。

曹：爲什麼？

張：我說的這個理由可不知道對不對？

曹：你說呀！

張：我覺得礦上這一羣人，簡直是賤骨頭，你跟他好說，怎麼都不行，只要是大伙兒一齊心把這工罷下來，什麼事都好說了。你看，才罷了幾天工，礦上已經答應三毛六了，要是再罷上個十天八天，也許能够鬧三毛八，四毛呢。

尤：嘿！你看得比我還明白！真有你的！

張：這種事還看不出來！這就叫做「軟的欺負，硬的怕」，「抓住了這一點，就給他來個「養者不來，來者不著」。大伙兒豁出去挨一時的餓，受一時的苦，只要把礦上的人抓下來，叫他知道害怕，往後的日子就好過了。

往後的日子好過，眼前要死人就不管了嗎？

（拍着桌子）「死」！「死」！你別急呀！這是爲了大伙以後好過日子，誰都得眼前受一點苦呀！實在是你眼前沒法過，想法子先跟別人通融一下，總不能因爲你一個人眼前着急就壞了將來大伙兒的好日子呀！

焦：張老板，要不是我家裏的女人病着等着錢花，我要是不贊成罷工，成心拆大家的台，那我就算個畜類。媽的，礦上的那羣王八旦我早就看穿了他們，我爲什麼打頭不跟他們幹呢？您不知道，我急得簡直要上吊！

張：那，那我給你出個主意，你去找錢大哥去。

焦：找誰？

張：錢良，錢大哥，你找他通融一下，他手裏大概積攢着有幾個錢呢！

尤：對啦！那小子有錢！張老板，他不是還給玉鳳做過一套棉襖褲嗎？

張：（慚愧的）尤大哥，你聽人家那裏瞎說呢！

焦：（站起來就要走）對！我我他去！張老板！酒錢記上！

曹：（一把攔住了焦福）焦福！你到那兒去？

焦：找錢良借錢去！

曹：（拉他坐下）別去，別去！還是等着明天開工發工錢罷。實在不够用，我借給你。

焦：工錢？要是錢良能够救了我的急，他媽的，我就情願不開工，跟礦上幹到底！

曹：幹到底？

焦：好容易大伙兒罷了工，爲什麼不幹到底？

張：對啦！是這個樣子，要幹就得幹出個名堂來。

曹：焦福，你別聽張老板這一套！他的話……

焦：你說他的話不對？

曹：對是對，可是今天不應該說！

尤：老大爺，你這話可叫我猜不透，爲什麼今天這話就說不得了呢？

曹：（想了想，不願說出來）今天……算啦罷，焦福，你聽我說，明天大家好好的一會議，

開了工，你就什麼愁也用不着發了！

焦：開工？你是說咱們不跟礦上的幹了？你看上了礦上加的那兩分錢的工錢你就歇下來了。

曹：（急得說不出話來，喝了盞酒，抬頭看見焦福站在他的身旁，忍不住了，恨不得掏出心來和他鬥爭罷）我歇，我會歇下來？朋友！你聽我說：我曹鬍子幹這一行幹了四十多年

了，大大小小不知罷過了多少次的工，你打聽打聽，我曹瀚子那一回歇下來過？走：今天，你還可是怎麼啦？

曹：今天能和往常比嗎？你忘了今天上上下下都起來跟日本鬼子在那兒幹着麼？外面打着仗，自己家裏還應該搗麻煩嗎？

尤：這麼叫搗麻煩呢？

曹：再要是罷下去，還不叫搗麻煩嗎？你想，鐵路上，工廠裏，那兒那兒都忙的什麼似的，咱們這裏三千多人停下工來不操謀，這就誤多大的事呢？

尤：咱們開礦跟打仗怎麼就會拉到一塊兒去說呢？

焦：我真不明白，曹大叔，像你這麼一個老英雄，今天怎麼會胡思亂想的說出這話來呢？

曹：倒不是我胡思亂想，我不過怕咱們再要是胡鬧下去，落得給日本鬼子，給那駝漢奸拍着手看哈哈就是了！

焦：曹大叔，你簡直是喝多了，說出了這些話，我一點也聽不懂。（說着要走出去）

曹：（急切地）焦福！你到那兒去？

焦：找錢良借錢去！

曹：找錢良？

焦：（堅決的）他假如能够借給我錢治好了我老婆的病，我娶是不跟大伙兒罷工罷到底，算

我小子這種。(焦福才要出門，迎面玉鳳走了進來)

玉：爹，錢大爺叫你幫一點下山給他取東西去呢！

焦：玉鳳，錢大哥在那兒？

玉：(瞟了他一眼)你找他幹什麼？

焦：我找他……你不用管，你告訴我他在那兒呢？

玉：他呀，(說着就要走進去)他忙着呢！你找不着他！

焦：(攔住她的去路，急切地)你告訴我他在那兒行不行？

玉：(嬌聲嬌氣地)我看你是喝多了罷！怎麼攔着人家不叫走路呢？

焦：我問你錢良在那兒？

玉：在那兒，我不知道，我是在路上遇到他的。(轉過臉來向張老板說)爹，你還不快來！

(說完走進屋裏去)

張：(連忙答應)唯！唯！你們三位慢慢地喝，我下山去一趟。(向室內喚)玉鳳呀！我來

啦，你招呼着前面。(說完匆匆地跑了出去)

尤：你看他這個忙勁兒！

焦：(原是氣得站在那兒，回過頭來狠狠地罵)他媽的！臭婊子！你他媽的美什麼？

尤：焦大哥！你問她錢良在什麼地方，她怎麼會告訴你呢？

焦：我找錢良，她媽的吃的是那一門子的醋！

尤：瞎！你這人怎麼這麼不明白事呢？錢大哥兩個錢都化在這娘兒們的身上了，她怎麼會不向着他呢？你想，咱們這些窮鬼去找錢大哥，她怎麼會叫你去呢？

焦：錢大哥倒是一個和氣人，就是這個臭婊子夾在裏面搗亂……

尤：噯！你這人怎麼這麼糊塗，錢良要是把錢都借給咱們，他們父女倆吃誰去呢？

曹：錢良這小子，滑頭滑腦的，我就不歡喜他。

焦：錢大哥並不錯呀！

曹：那小子就是嘴能說，會哄人，有兩個錢不說積攢着用，包嫖子，真……

尤：這，你可怪不得他。年輕的人誰不喜歡來這一套呀。

焦：可是，錢大哥花錢買個綠帽子戴，我就看不過去！

尤：你說什麼？

焦：媽的！這個臭婊子幹的事情還當我不知道呢！她勾搭魯英，瞞着錢良！

尤：你這才叫做白操心呢！她勾搭魯英又礙不着你。

焦：她，她這就叫欺侮好人！錢大哥花了錢買罵換！

曹：焦福，你愛管這些臭事呢！

焦：曹大爷，你可不知道，多少英雄好漢都毀在這娘兒們手裏了！我不能眼看着魯英跟錢良那

麼好的朋友給這個臭娘兒們毀了！

尤：（見神見鬼的）真是這樣！喂！她媽的我告訴你一件新鮮事：那一天晚上我親眼看見那個娘兒們追着魯英走，魯英那小子不懂這一套，甩着手不理她。

曹：魯英那小子渾是洋，可是還正派。

尤：正派人可也受不了這……（才向房裏指，玉鳳早已走了出來，連忙縮住回）

玉：（點着頭問）尤大哥，是說要酒嗎？

尤：（惶恐地）不要，不要，我那酒還沒有喝完呢！

焦：（拍着桌子）給我裝兩！

玉：焦太爺還要燙酒？

焦：還要！

玉：我爹說啦，叫你先把前兩天的酒脹完清呢！

焦：有了錢饒你！一個也少不了你的！

玉：別光說罷！等着你的錢我們就餓死了。

焦：什麼？你說什麼？

曹：焦福！你喝醉了！

焦：媽的！你看美的這個樣子，開口就叫我完應錢，她咪咪的，就是露上了人也別太得意了

呀！

王：姓焦的，你嘴裏乾淨點！

焦：我，我罵你這個臭婊子！活狐狸！

（玉鳳吵，衆人拉架中，魯英走了進來）

魯：老焦，你吵什麼？

王：（搶過去說）魯大爺，你評評這個理看：他喝了酒，不給錢，還要罵人！

魯：（粗枝大葉地勸架）去！去！到屋裏去！做買賣那兒有吵架的呢！

王：（才要分辯，但是看見了眼前的人，無條件的屈服了下來，一轉身就進去了）

尤：（可給他發見了奇跡，樂得拍着他的肩膀）行，行，真有你的，剛才還像是一只老虎，

見到你就像變成耗子了。

魯：焦福，你爲什麼跟這潑娘兒們吵呢？

焦：老弟！你那兒知道呢，我家裏的那一大羣孩子要飯吃，我的老婆又病得要死，我想找錢

良去借兩個錢，可是這娘兒們知道，偏偏不告訴我！

魯：今天錢大哥忙着呢，你是找不着他——怎麼，大嫂子的病還不好？

焦：好？都快死啦！沒有錢，大夫也不能請，藥也不能抓，還不是活活的要人的命嗎？

魯：魯英，我看明天還是大家會一下子議開工罷，再要是罷下工去，別說焦福，就是咱們也

熬不住了。

曹：開工？

曹：再這麼僵下去有什麼意思呢？

曹：老太爺，你可不能說這些話，我們還沒有鬧出個什麼名堂來，怎麼能够打退堂鼓呢？

曹：可是你就不看看焦福的苦處，你就不想想咱們還能餓幾天的肚子嗎？

曹：焦福的苦處，咱們餓肚子，這不都是鹽上老板幹的好事嗎？老太爺，咱們的苦日子過的

也够了，這一回可該着咱們翻身出頭啦！

曹：老弟，我明白，我什麼都明白。我鬧罷工的時候，你還舉不起這個煤鏟子呢！可是今

天，我不幹了，這是為什麼？

曹：為什麼？

曹：老弟，外面請纓上陽鬼子打得那麼厲害，咱們在後面再鬧罷工，還不是叫鬼子稱心得意

嗎？

曹：老太爺，你可別拿這個大帽子壓人！官面上說什麼鼓動工潮就是漢奸，那都是哄人的，

隨便說你什麼漢奸，就該你聽也不聽，他們那一方面呢，也就趁着這個機會在咱們

身上想法子！老太爺，你就說，咱們光聽他們的話，努力戰時生產，人都快累死了，可

是咱們得辦出一點什麼好處呢？一來總是漢奸，咱們就跪着這一套，

曹：老兄弟！你坐下來，你坐下來！！我問你，你是聽了誰的話了罷？以前你說不出這一套話的！

魯：我還用得着聽誰的話？我親眼看見的還不夠瞧的嗎？

曹：你瞧見什麼？

魯：我瞧見，我瞧見礦上的人叫咱們挨餓，我瞧見礦上的人逼得焦大嫂要病死，焦大哥急得要上吊，我瞧見礦上的人想法子在咱們的身上想錢。我瞧够了，我都瞧够了！

曹：可是，老兄弟，你沒有瞧見日本人手裏咱們那些弟兄們過的日子罷！打着你幹，罵着你幹！餓死你，病死你，一高興還水淹死你！朋友！我知道你還沒有看見過這些事情，可是我看見了，我摸了一條老命，從那裏跑了出來……

尤：噯！噯！又是那套老詞兒！

魯：這些話咱們還說不濟呢！可是，老大哥，你別忘了咱們罷這一次工不是容易的事，要是說就這樣的不幹了，咱們這幾天受的罪，挨的餓，不是都白廢了嗎？焦大哥，你說罷！你受了這麼好幾天的罪，着了這麼好幾天的急，你能說鬆了勁不幹下去嗎？

焦：我，我他媽的反正什麼都豁出來了，人死了活該，怪他命短！誰說半路上鬆勁，誰小子就是雄！

尤：吶？你也豁出去幹啦？

焦：我，我也想過來，咱們這日子是誰給下來的了！聽你的！那一個小子腰包不幹下去！

魯：好伙計！你不用急！你的事大伙兒想法子！去罷！別總是喝悶酒，也該回家去看看啦！

焦：回家？——我不回去。

尤：怎麼？家都懶得回了？

魯：焦大哥——你回家去罷！你總待在外面，大嫂的病誰招呼呢？

焦：好！我回去！（看了看酒壺，想着招呼玉鳳記賬，自己又氣了起來，正在那裏躊躇着。）

魯：你去罷！酒錢我叫她給你記上。

焦：好（無精打彩的走到門邊，猛然想起一件事）老兄弟你過來！

魯：還有什麼呢？

焦：（熱情的）你留神點，這娘兒們對你沒安好心，打你的主意呢！

魯：（笑了，故作不解）打我一個窮光旦什麼主意？

焦：老兄弟，你別裝糊塗！她是錢大哥的人，又安心勾搭你，可別上了這娘兒們的當，壞自己兄弟的義氣！

魯：（不在意地）我懂得這些！你別操心了！（焦福才走出門去，屋裏玉鳳早走出來）

玉：魯大哥還沒有酒呢！

落鎖囉！（春也不看她）給我滾四兩！

玉：這早滾好了呢，還等滾什麼！

尤：唉！囉！這可是新鮮事兒！明天我來了也用不着叫滾酒了！

玉：（撇撇嘴）望着魯英一笑）滾呀！你還是點兒事！

尤：對！對！人家是誰？我是誰？

玉：（給魯英斟上杯酒）喝罷！不涼不燙的！

魯：（只管背着臉和曹爺子講話）老大爺，我聽說有的人以為礦上加上了兩分錢的工錢，就

（和明天開工呢，這，這算個什麼呢？）

曹：老兄弟！你別急！喝！喝了那杯酒，坐下來，我跟你慢慢的說。

尤：對啦！不涼不燙的正好喝，等一會就涼啦！

魯：開你媽的什麼玩笑！

玉：尤老爺，就是你的嘴會說。（說着走進房去）

尤：（望着她的背影，厚皮笑臉地）對，對，就是我的嘴討厭，我也知道我這嘴……嘻嘻！

魯：老大爺，我就說這種人沒骨頭，奴隸性，一輩子也不用想翻身！

曹：（才要說話，李少林走了進來）

李：魯英，你在罵誰沒有骨頭？

李：我什麼也不做，你們幹什麼？

李：什麼事？

魯：你們跟礦主的辦交涉，辦的怎樣了？

李：工錢答應加到三毛六。

魯：後來你們提出來的礦坑裏面多加支柱的事呢？

李：礦主也答應了，說是以後特別注意礦坑的安全，情願多廢木料人工，不讓礦裏出事，

只盼望咱們早些開工。

魯：那就好了！

李：可是，工錢怎麼只加到三毛六呢？

魯：礦上的人說了許多的理由，特別是最前後方特別需要煤，政府裏各方面要錢的地方又

多，用了的煤只能記賬……

李：你們聽他那一套呢！政府裏會不給煤錢？

魯：可是現在打起仗來，用錢的地方多，也是實情啊！

李：我，我就不懂得這一套！……少林！你們代表怎麼說的？他們要咱們開工，你點頭沒

有？

李：我，我當然不能作主啊！看明天大伙兒開會怎麼說。

魯：我先問你，你是什麼意思？

李：我以為結果總算是圓滿了，開了工算了。

魯：圓滿？這就算是圓滿？三毛六，四毛，差四分呢！

李：那兒能完全照咱們的話辦呢？況且，第一天太會提出的條件也太高了，說漂亮話的人不管事情辦得到辦不到，提出很多過高的要求來。

魯：偏偏他那話人家就愛聽，誰提出的價錢高，大伙就贊他的成。

李：當然囉！工錢多誰不高興呢？他們這般人就看出來大家的這個弱點，拼命的瞎搗亂！

魯：少林，你說誰搗亂？

李：我就說是那一幫人，唱高調，說漂亮話，吵着一定要罷工，到今天還幹下去的。

魯：少林，你是說我？

李：我不是說你！

魯：你怎麼不是說我呢？

魯：魯英，你別瞎猜疑！他說的不是你。

魯：這不是我還是誰呢？——少林！你要自己的兄弟，把話說明白一點，說半截話算什麼呢？

李：老兄弟，你先別冒火行不行呢？

魯：我幹嗎要火呀！

李：老兄弟，我有多少日子了，早就想找你聊一聊呢！

魯：找我聊，聊什麼？

東：（熱情的）兄弟！自從我調到十六號坑裏去以後，咱們就不容易見到了，可是我碰波寧了，咱們這兩年多在一個坑裏幹過的交情！我見不着你，我還總向別人打聽你！我心裏總是牽掛着你。

魯：（感動的）我知道，大哥！

李：我不放心你，我替你操心！

魯：什麼事兒呢？

李：（熱情的）兄弟，你變了！

魯：我變了？

李：你變得簡直跟從前不像是一個人了！你不肯聽別人的話，可是你就相信一個人，你跟着

他吵，跟着他鬧事，他也就整着你當幌子，利用你，擺佈你。

魯：（有點不耐煩）擺佈我？誰敢想擺佈我，那才是笑話呢！

李：你糊裏糊塗的給人利用了還不知道！

魯：老兄弟，人家牽着當傀儡要，抓你的大頭，你還看不出來嗎？

魯：（不耐煩地走開）我，我不見得比誰傻！

李：你看你的脾氣變得這麼急，還是怎麼回事？

魯：我就是這個急性子，你還不知道嗎？

曹：從前你哥兒倆說起話來，你可沒有過這個樣子，今天怎麼個原故呢？

李：（深沉的）兄弟！（一把抓住他）是不是因為一個娘兒們弄得你成這個樣子？

尤：對了！老魯是交了桃花運了。

魯：（不耐煩地把李的手推開，冷笑了笑）大哥，你也太看不起我啦！

李：兄弟，留神點啊！我勸你是爲你好。

魯：（急不耐煩地）我知道啦！——（說完掏出錢來）來！收錢來！

王：怎麼？要走了？

魯：錢拿去了！——大哥！你在這兒喝酒，錢我先給了！

王：李大哥還沒有喝酒呢！——也用不着這麼多錢呀！

魯：多的錢明天我給我！大哥，我走了！

李：你先別忙著走！（拉住他）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曹：坐下，坐下，坐下，咱們索性好好的談一談！

尤：是呀！瞎噓那麼忙？真是更避避人們的口舌嗎？

魯：大哥！我今天還有事，明天我去找你吧！（說完攤開手揚長地去了）

尤：瞧！瞧！人家這兒眼睛還沒有睜完呢，你倒走遠了！

王：（不理尤）李大哥！你坐着，我去燙酒去。（說着走到桌旁打酒，然後走進去了）

李：（望着他背影嘆了一口氣）怎麼一個人變成這個樣子了呢？

曹：少林！你應該快點找他去談談，要不然，明天開起會來，他又該聽着別人的話來當優子
了！

尤：這小伙子開起會來，可真會開大砲！

李：有他在場上說一句話，明天恐怕又開不成工了！

曹：少林！我跟你說一點事。

李：什麼事？

曹：（看了看玉鳳不在）錢良那小子不知道忙什麼事呢？這裏的父女倆給他跑了一天的腿，
魯英也是匆匆忙忙的！

尤：對啦！我在這兒待了一天，我看見他們父女倆一替一換的往外跑，老的剛才還下山去給
他取東西呢！

李：（想了想）我去問魯英去。他要是知道什麼，不會不告訴我！

曹：好，你快去問。

李：曹大爺，這裏你留神點神！（說着走出去了）

尤：（莫明其妙的）老大爺！他叫你留神什麼？

曹：（才要說又縮住了）沒有什麼，你別打聽！

尤：（好奇的）不要緊！老大爺，你說，說，我這嘴頂保險了！（玉鳳拿出一壺酒）

玉：哦！李大爺呢？

尤：李大爺追老魯去了！

玉：他這酒都沒好了，也沒有來得及喝。

曹：你給我攔在這兒呢！

玉：（一面給曹斟酒，一面說）老大爺，今天他們哥兒倆鬧什麼別扭嗎？

曹：沒有什麼，少林勸他，他不肯聽。

玉：他那人的脾氣也真是，一陣一陣的，真會氣人。

尤：可是，一陣一陣的也真會哄人呢！

玉：尤大哥，我求求你，別再跟我們開玩笑吧！

尤：姑娘！這可是你心縫裏的話呀！

玉：尤大哥，隨你怎麼說吧！老大爺，我也看明白了，像我們這樣一個下流的女人是……

尤：（外面一聲槍響打斷了玉鳳的話）……

曹：聽！什麼聲音？

尤：槍聲！

王：什麼事故搶呢？

曹：不會是出了什麼亂子吧？（這裏正疑慮着，外面早嘈雜的吵了起來）

尤：（抓着窗子向外看）看呀！人們都往山下跑呢！

曹：糟了！一定是出了什麼事情了！——尤金貴，你問問外面的人。

尤：（跑到門邊）什麼事？什麼事？

曹：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尤：（胆小地）哎呀！出了人命了！

細誰打死了呢？

尤：我沒有問，他們也不知道呢！

曹：你去，你去外面看看，聲音就在不遠呢！

尤：我，我可不敢去！

曹：你怕什麼呢？

尤：好，我出去，要是再來一槍呢？

（尤金貴才亂，仗着胆子走出去，外面焦躁早暫了進來）

隨 出 山

焦：曹大爺！曹大爺！

曹：什麼事？

焦：李少林給人家打死了！

曹：（大怒）啊？

焦：李少林叫人暗殺了！

尤：叫誰打死的？

曹：兇手呢？

焦：兇手沒有抓住，曹大爺，你快去！外面大伙兒在商量着要去跟礦上要兇手呢？

曹：怎麼跟礦上要兇手呢？

焦：少林是咱們的工會代表，這回給人弄死了，不是礦上是誰？

曹：（急切地）是誰這麼說的？不能，這可不能胡說。

焦：不是礦上的人還有誰呢？

曹：我去！我去！要是這麼鬧起來，可就越鬧越不對了！

（說着三個人匆匆地走了出來）

（外面嘈雜的聲音越鬧越厲害了）

（夾雜着可以聽得出曹鬍子掙扎的聲音）

（房裏玉鳳正在抓著窗戶向外望，背後不防魯英走了進來）

魯：酒！拿酒來！

王：（一驚）什麼？

魯：（面色不正的）快給我燙壺酒來！

王：你，你怎麼啦？

魯：快拿酒來，別廢話！

王：桌上還有酒呢，你先喝着。

魯：（嘴對着酒壺喝了一氣，抹去了嘴角上的殘酒）痛快！痛快！

王：你看你這樣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魯：（看了看玉鳳，不理她，舉起酒壺又要喝）

王：（急切地拉住了他的手）你不能喝，你不能再喝啦！

魯：（想着，甩開她的手）你別管！你別管！

王：（急切地）不！你不能再喝了！我求你，我求你不要再喝行不行。

魯：你還是什麼意思？

王：魯大哥！你不能再喝了，你看：你的臉色發白，你的手水會，你的眼神都不好了！

魯：（強自鎮定）我，我好好兒的一點事都沒有！

玉：魯大哥！你別鬧啦！我知道，我全知道，一定是你幹了那件事情！
 曹：什麼事情？

玉：魯大哥！你幹的什麼事情我全明白，可是我只求你一定神，別再喝酒啦！你看你這種樣子，要是給別人看出來，不是就糟了嗎？

魯：什麼？我幹的事全明白？你，你怎麼會……？

玉：魯大哥，你別管這些事罷！反正我知道就是了。

魯：你知道？你知道？——（突然緊握住玉鳳的手，眼睛直呆呆的）玉鳳！你說這麼幹痛快不痛快？

玉：（嚇得說不出話來）是……這麼幹……

魯：（狠狠地）哼！讓那些沒有骨頭的人去上工罷！……給我……一下子，就是這麼一下子什麼都完了……

玉：可是，魯大哥！為什麼你會有這種胆子下得去手呢？

魯：我什麼事情幹不出來！我魯英頂天立地，鋼筋鐵骨的一條好漢！

玉：魯大哥！我真想不到，你會聽他的話真的幹了出來！

魯：我，我聽誰的話？

玉：魯大哥！你別瞞着我罷！這件事情原來是他叫我跟你說的，我沒有說，我始終沒有跟你

說過一個字，可是你已經幹出來了！

魯：你，你爲什麼不跟我說呢？

生：（激動地）我爲什麼要跟你說呢？

魯：你……

玉：（突然，極度興奮的，受不住良心的譴責，緊緊地握住魯美的手）啊！魯大哥！讓我說出來，讓我把什麼話都說出來罷！

魯：（莫明其妙地）你說什麼？

玉：錢良騙你！錢良支使着我來騙你，叫你上他的當，給他幹事情！

魯：（呵斥她）玉鳳，你不准胡說！錢大哥是好朋友！你敢這麼說，我就把你的話都告訴錢大哥去。

玉：你告訴他去好了！可是，我不能不跟你說。——他有錢，他拿出錢來糟塌我，到後來，他又支使着我來勾搭你，叫你上了鉤以後，好依着他的主意來幹事！

魯：（不相信地）是他叫你來勾搭我？

玉：（慚愧地，懊悔地）是的！他讓我這麼幹，我也就依着他的話這麼幹。我找你，我追你，我想盡了方法來幹這件事情。可是，自從那天晚上我在山下追着你走了一段路，你回國回家去以後，我站在路上想了半天，我決定不這樣的幹了。讓我這盡心盡力

的女人，我的身子已經不值錢，隨便給人玩弄，我不應該再想養育我這不值錢的兒子，來玩弄像你這樣的一個人。從那時候起，我的心裏就真的……

魯：（不解，癡迷迷的）你的心裏想什麼？

玉：（半天不語，突然抬起頭來）魯大哥！這個你以後會明白的——可是我真想不到你會那樣背棄他的話，下毒手，親手開槍打死你自己多少年交情的好兄弟！

魯：你說什麼？

玉：錢良叫我支使你殺死他，我沒有跟你說，可是你終究上了錢良的當，把他給殺死了！

魯：我殺死了誰？我殺死了誰？

玉：李少林不是你殺死的嗎？

魯：李少林？

玉：這還不是你幹的嗎？

魯：不是我，不是我——玉鳳！你聽誰說我殺死了少林？

玉：剛才焦福來說，李少林給人家打死了，這不是你幹的是誰？

魯：什麼？李少林叫人打死了？

玉：怎麼？你還不知道？

魯：我去看看，玉鳳！你告訴我，打死在什麼地方？

王：就在山下不遠。

魯：（推開玉鳳就要向外跑，嘴裏喊着）大哥！——

（迎面曹幫子早走了進來）

曹：（看見了魯英，急把門擋住）魯英！你到那兒去？

魯：（急切地）曹大爺，我大哥叫人給打死了？

曹：是的。

魯：在那兒呢？我去看看！

曹：你不能去！魯英，你不能去！

魯：爲什麼我不能去？

曹：兄弟，爲了這件事我吵了好半天啦！好不容易他們才肯聽了我的話。你現在再出去，這

事情不是又要鬧大了嗎？

魯：他們吵什麼？

曹：他們吵着要去跟礦上要兇手！

魯：跟礦上要兇手？

曹：是啊！他們硬說這礦上謀死咱們的代表！

魯：（大聲地，急切地）老大爺，你說這兇手是誰？

曹：我敢說這不是礦上的人幹的！

魯：不是礦上幹的是誰呢？

曹：老兄弟，你坐下來聽我說：這事情決不是礦上入幹的，你想礦上已經答應了加工錢，並且說好了，明天開通會就開工，爲什麼這個時候又幹這個事呢？

魯：那，那是誰？

曹：這還不是漢奸搗亂，想着叫大伙兒跟礦上的人幹嗎？

魯：你怎麼能這麼說？

曹：朋友！這是我經過的事呀！在關外就出過這種事的，那時候煤礦還在咱們中國人手裏，他們派下好細去吵着罷工，眼看着大家都不願罷工，他們派人謀死了兩個工人代表，大伙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跟礦上的人幹起來了。

王：老大爺，真有這麼回事？

曹：哼！那一回礦上的人給打死的有多少！咱們工人死的也不少。吵了半天，把礦山吵到日本人的手裏去。老兄弟！從那回起，咱們這幾千工人就是自己把自己打到地獄裏去，再也別想翻身了！

魯：可是，咱們這兒又不是鬼子的地方，鬼子又拿不了礦山去，幹麼他們要派好細做這些事呢？

曹：他們鬧得咱們自己人跟目己人吵，死人，罷工，三千多人都停下來不採煤，這還不是二件好事嗎？老兄弟，聽我的話！日本人這一套玩意兒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吵着罷工，竟使着工入跟礦上打架，這都是漢奸的拿手好戲！也許，也許到了最後，他還要想法子設咱們的礦山呢！

曹：（一怔）毀礦山？

曹：鬼子還有什麼使不出來的手段？他看準了礦山就是咱們三千多人的飯碗，礦山就是咱們的國家的命脈，說不定，他們許會幹出這一個毒計來的！

曹：（驚怔不語，半天才掙出一句話來）我不信會有這種事情！

（說完就要向外走去）

曹：魯英！你別出去！

曹：你的話聽不住，我出去看看！

曹：（用身子擋住他）好兄弟！你聽我的，你聽我的：我曹樹子活了六十多了，沒有說過一句昧心話，沒幹過一件虧心事。我受够了亡國奴的罪，我上够了漢奸的當，我不難，我不能眼看着今天……

曹：（急急地把曹推開）我沒有工夫再聽你這一套了！

（說完急急地跑了出去）

曹：魯英！魯英！（喊着追出去）

王：（在身後扯住了他）老夫爺！這麼黑的天，他跑得那麼快，你那兒追得上他呢？

曹：（還在喊他）魯英！魯英！你站住！你站住！

王：老大爺！你看他怎麼朝着山跑呢？

曹：什麼？

王：你看，他幹嗎跑得那麼快呢？

曹：少林的尸首躺在山下，他朝着礦坑裏跑幹嗎呢？

（這時候張老板氣呼呼地跑了進來）

曹：曹大爺！魯大爺到哪兒去了？

王：剛才朝着山上跑去了。

張：好！（轉身）要去

曹：你找他幹嗎？

張：錢大爺在山下找他。叫他跟大伙兒一塊到廟上去覓！

王：大伙兒要到礦上去？

張：對啦！錢大爺領頭，大伙兒都拿好了煤鏟子，洋鎚！

曹：什麼？（大驚）這不是要

張：說是等魯大哥一到就出發呢！

曹：（厲聲地）張老板，你好好的開你的酒館，做你的買賣，沒有你的事，你要再敢……

張：曹大哥！那兒有我的事呢，我不過是因為錢大哥叫我給他找一找人的！

王：爹！我看你就聽曹大哥的話在家裏待一待罷！

張：好！好！我不管，我不去了！

曹：（急急地走出門去，恰好遇見焦尤兩個人）焦福！你們要到礦上去嗎？

焦：（手裏拿着煤剗）對喇！

尤：（手裏拿着洋鎬）曹大哥，一塊兒去呀！

曹：（急切地）朋友們！別冒冒失失的就上了漢奸的當呀！

焦：別信他的話，別信他的話！

尤：你還說是漢奸呢！錢大哥親眼看見是礦上的巡警打死的，這還有錯嗎？

曹：是誰看見的？

焦：錢良說他親眼看見的！

曹：不能聽，朋友們！錢良的話不能聽！

（正說着話，魯英早走了上來，手裏緊握着炸彈，神經失常地）

魯：曹大哥！瞧！拿出來了，我又把他拿出來了！

曹：你手裏拿着什麼呀？

曹：炸彈，炸彈……

衆：（大驚）炸彈！

魯：是的！他叫我攔到礦坑裏，他說，「到半夜，一到半夜轟的一聲這礦山就平了！看誰再說不罷工，看誰再說不罷工！……」

曹：是誰叫你攔到礦坑裏去的？

魯：……曹大爺！你聽我說，你聽我說，我依着他的話，這樣的幹了，可是後來你跟我說，礦山是咱們國家的命脈，咱們三千多人還靠着礦上吃飯呢，我，我推開你就跑了出去，路上，狗咬着我，巡警追我，我不管，我拿出來！我又把它拿出來了！

曹：魯英，你快說出來！你快說出來！是誰叫你這麼幹的？

尤：誰？……誰？……

焦：你說出來是誰？

魯：是……是錢良！

衆：是他？

曹：朋友們！聽見嗎？是錢良！

玉：（挺身而出）曹大爺！我也說！錢大哥還叫我去跟魯大哥說，想法子弄死李大爺呢！

魯：對啦！可是他這話並沒有跟我說過！

曹：焦顯！你聽……（抬頭看見張老板向室內溜去）張老板！你進去幹嗎？

張：（慌忙地把手向衣袋裏摸索）我……

焦：你掏什麼？（跑過去攔腰抱住）尤金貴，過來搜他！

（張還想掙扎時，早被焦顯捆得死死的，尤金貴從他的衣袋裏搜出一支手槍來）
尤：好哇！張老板！敢情兇器在你這裏呢？

王：什麼？爹！

焦：（迎面兩個嘴巴，順手牽住衣領）媽的！兇手就是你！

張：大爺，不是我，是錢大爺叫我……

曹：（興奮地）我知道是錢良，用不着你說了！

焦：媽的！那小子還在那兒鼓動着大伙兒暴動起事呢！

曹：好！炸彈，手槍，兇手都給我們抓住了，他賴不掉，他也跑不了！焦顯，尤金貴拿起這

些東西來給大伙兒看去！

魯：曹大爺！我去！讓我去，讓我倆住那小子，打死他，就拿這個炸彈炸死那個王八旦！

曹：你去？

魯：（像是發了狂似的）我去！我去！就拿這傢伙一下子，轟的一聲炸飛了那個小鬼子！

曹：你，你要幹嗎？（急攔住他的手）

尤：曹大爺，你別叫他去！你別叫他去！他要是一撒手，咱們可全完了！

曹：（按他坐下）魯英，你別急！你醒醒……你醒醒……

魯：不，我要去！我要去！

玉：老大爺，你看他這樣子，怎麼能去呢？

曹：魯英！你在這兒歇歇罷！你不用去了！

魯：我去！我去！

焦：曹大爺，把魯英交給玉鳳得了！咱們先去！再要不去，大伙兒吵到礦上去可就幹了！

尤：對啦！你可看住他呀，別叫他出去！——曹大爺，咱們走罷！

曹：啊，咱們走！

（三人拿着炸彈，手槍，攔住張老板走下，臨出門時尤金貴順手把門關上）

魯：（追到門口，用手拉門）曹大爺！曹大爺！

玉：魯大哥！你看你這個樣子！快歇歇罷！

魯：（轉身看見玉鳳，在扶持着他，狠狠的瞪了一眼）哼！是你呀！（冷笑了一聲，開開門

逕自跑出去）

（玉鳳扶着門，悵望着他的背影，說不出心裏是什麼滋味）

（幕徐下）

一
心
堂

時 地 人

間：抗戰期中。

點：北方靠近戰區的一個鄉村。

物：

任世先：三十多歲，原是村中的小學教師，後來加入了紅槍會，變成了紅槍會的致治中心人物。他決心改革紅槍會，推動紅槍會，變成一種抗日的武力。在紅槍會裏因為他有很好的工作方式，所以能有著很多的羣衆。但是一班固執庸愚的人們，却因為紅槍會的這個轉變而走入了心堂。

趙八：原是紅槍會的一個小頭目，現在是一心堂的知客。

孫疤眼：一心堂堂長，鄰仁峯的死黨。一付醜陋猙獰的面目，恰好看見了他的心。

胡二嫂：二十四五歲，因為她對於自己的丈夫在某些地方上感到不滿足，心里隱伏著莫大的痛苦，原想著在青燈古佛之間，得到一些慰藉，解脫了內心的疚楚；但是她進了一心堂之後，看見那些人們瞞著官府幹的那些把戲，更加上自己是瞞著丈夫跑到道里來聽經，兩重的抑壓，使得這胆小怕事的神經質的女人，變得更加憂鬱苦惱。

許大媽：篤信神佛的老太太，五十多歲。

胡二：紅槍會的大師兄，是一個近三十歲粗粗壯壯的漢子，每天他的心放在打熬

筋骨裏使槍掄棒上面，爲了這，使自己的妻感到離別的苦痛，但是他一點也不覺得。

賈占雄：原是紅槍會的大師兄，自從紅槍會有了很大的轉變後，他便帶了不少的師兄弟跑到一心堂來。這原因，一方面是因爲他心里潛在着很深的抗拒官府的情緒，一方面是因爲鄭仁峯能够適合他那好戴高帽子的脾氣，擺佈着給一心堂里拉人，捐錢，賣死力氣。

鄭仁峯：一心堂的堂長，他能用他的法力團聚了許多信徒，但同時，他能用他的陰謀，防禦着他周圍所有的人們。他利用賈占雄，但他需要時時戒備着賈占雄。外面看起來他是個道貌岸然，神風仙骨的道長，對待人總是和藹可親，笑容可掬，但是從他那雙眼里，便能看得見他的心。孫疤眼的行動，恰像他的影子。

佈景：

一心堂的客堂。

轉過牆去便是神堂，神堂里的一切氣氛，這里完全感受到，不獨是神堂里的聲音可以傳了過來，就是神壇里拜佛唸經的人們，這里都能看得見一個角。

牆壁上掛着些古畫佛像，几案上也陳設着爐鼎佛龕等物，柱子上一塊亮漆金字的牌子：刻着客堂兩個大字。

在一旁是鄭仁義的禪堂，一塊橫匾，寫着「一心禪堂」幾個字，門上懸垂着一個杏黃色的夾門簾，兩根青緞子的飄帶，使人不知道里面隱藏着些什麼。

屋子中間有幾張椅凳。

幕啓：禪堂里傳來一層聲清脆的鐘聲，夾雜着還有鼓鈸聲，誦經聲。禪堂角上，看得見有許多耆男僧女，坐在地上專心誠意地唸經。突然鼓鈸唸經之聲戛然而止，跟着傳來一陣模糊不清的囑語，人們都屏息靜氣地聽着，眼看着那邊。彷彿那囑語里有幾句話：「欽賜賈占雄爲護壇大將軍，領導各路人馬，謝大師洪恩。」立時起了一陣紛紛的聲音，只見神堂角落的人們交頭接耳地互相議論着。就在這時，一聲清脆的鐘聲，齊齊地隨着它都站起來，又是一陣鐘聲，齊齊地跪拜下去。袍履跪拜的聲音，夾雜着人們低低議論的聲音。這樣的一連不知跪拜了多少次。

正在跪拜的中間，任世先從佛堂角上偷偷地走了過來，腿上一樣纏着黃布，身上掛着黃布香袋，悄手蹣腳地四下走着，抬頭看見了「一心禪堂」四個大字，回身向四面看了一下，急急地走到門邊，才說掀起了門簾，肩上早被人拍了一掌。

任：（驚惶地問過頭來）誰？

趙：（也沒想到這是任先生，同樣的一驚）什麼？任先生，你也來了？

任：哦！趙師弟！（支吾地）對啦，我也纔經來了。

趙：（不大相信地，身上身下打量了半天）怎麼？你會來聽經？
任：怎麼？你不大相信嗎？

趙：（搖了搖頭把他拉到身邊，好意告訴他）任先生！我看，你還是快一點走罷！鄉堂長手底下的人，誰不認識你？萬一給他們認出來，告訴了鄉堂長，你再想出這一心堂的门，可就比上天更難的。

任：不要緊的，師弟！我是因爲一心堂今天熱鬧得很，也想趕趕熱鬧，聽聽經，順便找一找大師兄。

趙：大師兄！你找不着他。剛才西方真主耶穌降壇，封咱們大師兄護壇將軍，統領各路人馬呢！今天各路人馬都到齊了，前後十幾個村子，到了有六七百人，聽說就在這兩天里就要起兵打天下了。你想，他那兒有工夫見你呢！

任：你纔誰說？一心堂要打天下？

趙：剛才關老爺降壇，還吩咐過的呀！

任：往那兒打呢？

趙：沒聽說，關老爺說召西邊兵，沒有說有什麼地方。

任：那不是要打縣城嗎？

趙：不知道。（急忙碰過了話頭）任先生，你別打聽得那麼多了，趁着今天還未散堂，你趕

快幸吧！不然，出了什麼亂子，我可保不了。

任：（坦然地）那兒會出什麼亂子呢？

趙：任先生，你還是遇到我啦，我知道你這人老老實實的，咱們隨便談談，沒有什麼關係，碰到了別人那可就不行了。

任：別人也是一樣的呀！原先紅槍會里的師兄弟們，誰還不知道我任世先？難道還信不過我嗎？

趙：咱們紅槍會的兄弟還說什麼呢！看羞咱們在一塊兒碰過磚，磕過響頭的分兒上，也不好說什麼呀。我是說鄰堂長手底下的那羣人，他們這兩天生怕在官面上跟紅槍會里的人混進一心堂來探消息，到處查得很嚴呢！

任：好！師弟！見到了大師兄你說我找他呢！晚上叫他在家里等我。

（趙八還沒答應，神堂角上早伸出了孫范眼的禿頭）

任：（驚覺地看見了，做出很坦然的樣子，向神壇走去）好！咱們趕快聽經去吧！

（孫范眼前前後後把任世先打量了一個够，拖住趙八，嚴重地問着）

孫：這人是誰

趙：（支吾地）是咱們堂里的師兄弟。

孫：他不聽經到這兒來幹嗎？

趙：他來找大帥兄，（急忙改過口來）不，他來找咱們護壇將軍。

孫：（沒有發現什麼異常，放手，叫趙八出去。趙八走後，他趕快走到神龕旁邊，掀開了佛簾，拿出手鏡，看了看，依然沒有人動過，又看了看四週，也沒有什麼變動，才跑到門邊去掀簾子，却見胡二嫂攙了包袱，從里面走了出來，低聲地問）你要幹嗎？

胡妻：我要……

孫：（劈手把包袱搶了過來）你好，趁着晚經的時候，你又想偷走回去！你好好地給我回禪

堂里去。

胡妻：（可憐地）我不是要走，我是要……

孫：提著包袱還不是要走嗎？你這個女人，不論抬舉，給臉不要，真想著叫堂長把你鎖起來

嗎？……

胡妻：（嚇得幾乎要哭出來了）你別……你千萬別跟堂長說……

孫：（靜靜地）你要是懂事，快給我進屋裏去，別招得我對你不客氣。

胡妻：（看了看那禪堂的門，咬著下嘴唇，爲難了半天，突然又鼓起了勇氣跪在地下）哦！

得了！孫大爺！你可憐可憐我罷！你想……

孫：（不聽這一套）起來！你快給我進去沒有事！神堂上有那麼多的人在那兒聽經，你是想著吵出來嗎？

（胡妻只跪在地上不起來，孫痘眼急切地用手去拖他，嘴里呵斥着）
孫：起來！你是想挨打是不是？

（正在這時候，許大媽一隻手拈着佛香，一隻手數着念珠，從神堂那邊出來，看見孫痘形，一怔）

許：啊！這是怎麼回事呢？

孫：許大媽！你來跟她說說，堂長不叫她回家去，她想趁空兒溜溜走。

許：得了！孫大哥，你鬆開！這事情你交給我吧！拉拉扯扯的給人家看見了，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什麼事情呢！

孫：（丟開了手，指着她的臉警告她）你給我放明白點，你別想着回去！再要是往外多走一步，別說我對不起你！（說完揚長地去了）

許：（走過去扶起胡二嫂來）趕快起來吧！噯！這要是給別人看見了可怎麼好呢？

胡妻：許大媽，你想想看，我再要是不回家去，那怎麼得了呢？

許：不是堂長說了，不叫你回家去嗎？你怎麼不聽他的話呢？

胡妻：再不叫我回去，那怎麼行呢？我來這兒聽經的事，是隔着胡二的，昨天我一夜裏有兩家，他那裏不知道急成了什麼樣子了！我一想起來，簡直急得要上吊！你替我想一想，叫我可怎麼活下去呢？

許：（勸慰地）快我說，你就安心在這兒住下去吧！說不定那一天日本大兵就要打過來了，天神不是說過，咱們這一帶難逃天劫，有血光之災嗎？你能够住在禪堂裏，逃過了血光之災也是好的。

胡妻：不，許大媽，我不管這些事。我急，我心裏急得像是有一個火團兒在那兒燒着。昨天夜里想了一夜，心裏真難過極了，我想，我這麼做真對不起胡二，太沒有臉見我那老老實實的當家的了。

許：胡二！你那傻當家的，你還提他幹嗎？你不是說過你早就不想他了嗎？

胡妻：（刺進了她的肉疚，急忙分辯）不，許大媽！你可別這麼說了，那我可成了什麼人了呢？

許：（奇怪地）噢！怪了！這話是你親口對我說的呀！你說胡二那小子不懂事，一天搶筆使棒的，光想着陰符讀呢，練一個銅筋鐵骨了，夜里一同到家倒頭就睡，你們年輕輕的夫妻，沒有那麼回事。你推不醒他，叫不醒他，發了恨，咬他都沒有用。你不是說過有的時候恨極了，想着……

（看見對方的兩個大眼睛，直直地望着自己的臉上出神，反而縮住口不好說下去了。）
胡妻：（聽許大媽的話聽得出神，引起了無端的憂惱，呆在那里，半天才低下頭來，失神地嘆了口氣）噢！許大媽，還只怪我命里該着就是了！

許：怎麼呢？

胡妻：（心灰意懶地）你剛才說的話，全是我以前跟你說過的話呀！我心里難過的事，不挑一個人來說說，叫我閉在肚子里，還得變成了傻子。有的時候，我一個人躺在床，深夜的合不上眼，看窗糊紙看到天亮。身旁睡着他呼嚕呼嚕的睡得真香，那時候，我心里怨恨他，嚙里咬牙，我背着手在褥子底下摸到了一把剪子。我自己心里想，（越說越興奮，提高了聲音）就是這一下子就算了吧！（突然低下了聲音，頭垂下來）可是立潮我明白過來，我覺得，我覺得他沒有一點不是的地方，有的地方他對不起我，可是這不怪他，怪我，怪我自己命苦，是我前世沒有修道，今世才收到這樣一個當家的。我到嘴門一心堂里來聽聽經，修修來世吧！

許：對啦，我說這麼想才對。

胡妻：可是我進了一心堂，我後悔了。

許：唉！罪過罪過，聽經聽佛有什麼後悔的呢？

胡妻：不，我是說這一心堂……

許：一心堂又怎麼樣？

胡妻：一心堂是個什麼東西，你還不知道嗎？姓鄭的假借着活神佛的牌子，瞞着官面上，招兵買馬，把紅槍會的私兄弟都拉了過去，背地里他拿着日本人的錢，當漢奸，他想鼓譟

着這一般人攻打縣城，迎接日本人呢！

許：你這話是聽誰說的？

胡妻：這是姓鄭的親口跟我說的。

許：他怎麼會跟你說這些話呢？

胡妻：他……（不好意思說出來，想了想，終於說了出來）許大媽！讓我把什麼話都告訴你吧！姓鄭的想勾引我，他昨天把我叫到房里去把什麼話都跟我說了，他親自把太陽旗，手槍，洋錢票拿出來給我看。他說一心堂先動手打天下，等着接過日本人來，這天下還是一心堂的。他說那時候我有吃，有穿，有錢，有勢，叫我依他，叫我別想胡二，就跟他享福。

許：你想怎麼呢？

胡妻：大媽！我怎麼能答應他呢！我越想越怕，就想要回去。他看我不答應他，更不敢放我回去了，這才把我扣在這兒的。

許：阿彌陀佛！罪過罪過！（轉念又不肯深信）不過你說這些話都是真的？

胡妻：我這裏要有一個字的賭話，叫老天爺降雷霹了我！（說着急急地央求着許大媽）大媽

！大媽！你可憐可憐我，快想個法子救救我罷！（說着跪了下去）你想，咱們都是吃素的行善的人，誰想得到掉到土匪窩裏來，跟着他們當漢奸犯王法呢！

許：（爲難地）我有什麼法子呢？

胡妻：你先出去給錢當家的送一封信去，或者告訴紅樓會裏的任先生也行，叫他們想法子先救我出去再說吧！

（許大媽還沒有說出請來，孫趙眼氣呼呼的跑了進來）

孫：快進去！快進去！

許：什麼事情呢？孫大哥！

孫：她當家的找她來了！

胡妻：（又驚又喜）什麼？他來了？

（站起來就要往外衝，却給孫趙眼一手抓了回來）

孫：（厲聲地）我看你是要找死！

胡妻：（什麼也不顧的喊起來）你叫我出去！你叫我出去！

（孫趙眼一手拖住她的胳膊，一手按住嘴就把她推進屋裏去）

許：（看不過去了，在後面追趕着走進屋裏去）孫大哥！孫大哥！

（許大媽剛剛走進屋裏去，那邊趙八胡二後面跟着早走了進來）

趙：實在不在這裏，師兄！你看我還會騙你嗎？

胡：我不聽你的！（頭上系着青頭巾，腳上打着紅綁腿，大踏步的向裏走，隨眼四下看看，東

尋四我的找不到什麼，看見那禪堂的房門，掀起了簾子就要進去）

趙：（攔住門）師兄！這裏可不能進去的。

胡：怎麼不能？

趙：這裏是堂長的禪堂，隨便什麼人不能進去的。

胡：不能進去？——不叫我進去，這裏面就是有鬼！我一定要進去！

趙：師兄！你還不是叫我爲難嗎？堂長發了脾氣，我担當不起呀

胡：我不管！我要進去就一定進去！（說着要推開趙八的手）

（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裏面一個人在問）

賈：趙八！你跟誰吵？

趙：（像是得到了救星一般）師兄，你快來吧！

賈：（出來）哦！是胡師弟！

胡：（狠狠地望了他一眼）哼！你這個打扮好威武呀！

賈：你說什麼話呢？我這個打扮怎麼了？

胡：你頭戴黃布，腰系黃帶子，真打扮得像個將軍了！

賈：（奇怪地）師弟！你說這些話幹嗎？

胡：我說，我說你光想着當將軍打天下，你就忘了咱們紅槍會的義氣，想着拆紅槍會的古。

賈：我怎麼拆紅槍會的台？我怎麼沒有義氣？

胡：你還說不拆紅槍會的台？你自己原來是紅槍會的大師兄，現在你把紅槍會的人都拉到一心堂來，給你保駕，聽你的調度。

賈：這話是聽誰說的？就是我姓賈的不在紅槍會了，我也不肯拆紅槍會的台呀！你說的姓賈的成了個什麼人了！

胡：拆台不拆台都由着你的性子幹，你們打你們的天下，我們保我們的村子，咱們誰也別惹誰，那就對了。

趙：你跑到一心堂裏來找麻煩，這是誰惹誰呢？

胡：我惹你們！要不是你們一心堂拐帶婦女，欺負我胡二，我有那麼大工夫來找你們！

賈：胡二！你說誰拐帶婦女？

胡：就是你們一心堂！我家裏的賭着我到你們一心堂來聽經，昨天一晚上沒回家，你們把她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賈：什麼你家裏的一夜沒有回家？

胡：哼！你還跟我裝什麼糊塗！你們一心堂越鬧越胆大了，爲非作歹，末了，欺負到我胡二的頭上來了！

賈：胡二，事情沒有問清楚你不許胡說！一心堂有我在這兒當護法，沒有誰敢爲非做歹。你

家裏沒有在這一心堂，不信，這一心堂裏裏外外的由着你的性子去搜。

胡：（想不到賈占雄會這麼痛快，反而遲疑了一下）好，好！是你答應叫我去搜的。（就要向裏衝）

賈：（不在乎的）隨你的便！進去搜好了！

（胡二才要進去，旁邊可急壞了趙八，忙忙的去關住了門）

趙：將軍！這裏面……

賈：你讓他進去看好了！看過了也好叫他死了這條心！

趙：將軍！這是堂裏的禪堂，外人怎麼能進去看呢？

賈：趙八，你叫他進去，什麼事情有我作主呢！

趙：賈將軍！這不行！……（急得他又似鼠又似牛扯賈的衣襟）

（賈占雄不曉得這裏面的原故，並不在意。胡二把趙八一手推開，閃到一旁，才掀簾，鑽進房子，裏面早伸出一隻手把胡二推了出來）

胡：你是誰？

賈：（又羞又怒站到門旁邊）堂裏的禪堂誰敢進去？

胡：賈將軍，這是怎麼回事？

賈：（幽着賈占雄深深的三個積蓄）報告將軍，堂裏的禪堂外人不准進去。

賈：（倒有些爲難）胡二，你聽見嗎？我賈占雄總算顧交情講面子，聽你瞎便搜搜。現在，你既然知道這是堂長的禪堂，你也該顧點面子，不用進去了。

胡：（哦咩的）什麼，還末一會兒的工夫你變了卦了！

賈：還不是我變卦，胡二，我說沒有在裏面就一定沒有在裏面。我站在一心堂裏當護法，一心堂裏什麼事我全知道，譬如你裏面的在這裏面，叫大釘釘瞎了我這兩隻眼！

胡：誰愛聽你這一套！

賈：（感情地）胡二，我大師兄從前對你那段交情，也不算薄，你現在怎麼這樣地對我呢？胡：從前的事你還提他幹嗎！你自己幫着一心堂拆紅槍會的台的時候，也不是把咱們那段交情義氣弄到什麼地方去了，輪到你進着一心堂欺負我的時候，你反想拿着你是紅槍會的大師兄的牌子來壓制我。告訴你，我可不吃你這一套！

賈：（有點按捺不住了）胡二，你說誰沒有交情義氣？

胡：你要是有交情義氣，你就別攔我，叫我進去搜。

賈：姓胡的！你放明白點！我姓賈的好意跟你說：你一點不相信，你看不起我，信不過我姓賈的，真招得我翻了臉，不叫你進去又怎麼樣？

胡：不叫我進去，我……（說着就要往裏面，却被孫范眼一手推開了）

孫：滾開吧！

身來就要走)

趙：將軍！你到那兒去！

賈：我去問問姓鄭的，這是怎麼一回事。(才走到門邊，迎面却碰見任世先)

任：(也學着樣子打了個稽首)大師兄！(聲音是那裏低)

(賈占雄認不出他是誰來，怔在那裏)

趙：什麼？任先生，你還沒回國去？

任：我才說回國，見了胡二，我又回來了。

賈：(聽見了胡二的名字，覺得很滑稽)任先生，胡二跟你怎麼說？他是不是打算用紅槍賣來跟我幹？

任：大師兄！你怎麼這麼想呢？紅槍賣有過多人知道過，吳派人來抄一心堂，也有傳說要去縣里調兵來抄一心堂，那一次不是給胡二給壓下來的！

賈：(奇怪的)胡二，他還是什麼意思？

任：胡二他總是跟大伙兄弟這麼說：一心堂裏有咱們的大師兄當護法，看着大師兄的面子，咱們也不能這麼胡來呀！

賈：胡二他還懂得這個義氣？可是任先生，剛才在這兒，胡二還跟我吵着呢！

任：大師兄，胡二那個脾氣你還不知道嗎？雖然他脾氣壞，可是他素日那股子義氣勁兒，誰

不說他够朋友呢！剛才，我知道，那是他一時的心急，得罪了大師兄。他跟我說過了，我這罵了他一頓呢。大師兄！你總還是看在自己兄弟的面子上，別把這事放在心上罷！

賈：（更加慚愧的）其實這事情我倒不怪他，我知道他是心裏急，才發脾氣的。說起來我也

有對不起他的地方……

任：你有什麼對不起他的地方呢？

賈：（很難說出日）師弟！你知道，他老婆的事情……

任：得了，師兄，你不用說我都知道。你是正派人，你想不到一心堂會幹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你站在前面給他們當擋箭牌，別人幹的壞事情，你替別人挨罵，到末了，你自己還不知道，你自己還叫人蒙在鼓裏！

賈：（冤枉的）就是還話了！任先生！你這人真明白！

任：師兄！我問你一句話，你覺得這樣替人當黑鍋，替人挨罵，得罪自己的朋友，給人家要大頭，你冤不冤呢？

賈：我，我不能這麼給人家要大頭！鄧仁峯他敢背着我幹這種事情，我不答應他，我正想着找他去算帳呢！（說着起身就要走）

任：得啦罷！你找他算帳還算得完嗎？鄧仁峯瞞着你的事情還多着呢！

賈：（不大相信的）別的倒沒有什麼事情瞞着我，惟這不敢。

任：大師兄！你這人太忠厚了，拿你這個人跟鄒仁峯鬥，你怎麼會鬥得過他呢？我問你，就說咱們紅槍會的師兄弟跟你逼來的，現在還有幾個聽你的調度？

賈：（沈吟了一會兒）

趙：這些話是誰跟你說的呢？

任：別管這事情我怎麼知道的，大師兄！我這是給你說的一句交情話，你上了當了！你從自己家裏拿錢出來，你給一心堂賣死力氣，你就是落到一頂高帽子戴，什麼事情都要你當頭陣，可是，什麼事都把你瞞在鼓裏。你放着好好的財主不當，紅槍會裏來你爲大師兄你不幹，跑到這兒來當……

賈：（抓住了他的空子）任世先！你是不是跑到這兒給紅槍會當說客來了？

任：你別管我是不是說客，你就說，我這話對不對就是了。

（賈占雄躊躇的在客堂裏走着；心裏盤算着，突地看見佛堂角落站着一個人影）

賈：（厲聲的問）是誰？

孫：（祇好站了出來，一個稽首）是我，將軍。

賈：好，沒有事，出去罷！

（孫抱眼匆匆地走了）

趙：（吃驚地）任先生，你又給這個姓孫的碰着了！剛才咱們說的話，他也許都聽見了呢！



賈：（決斷地）快點走！你立刻就離開一心堂！

任：大師兄，你說，你心裏到底是怎麼想？

賈：我……這個先慢一點說，有工夫我去找你。

任：找我不找我倒不要緊，大師兄！告訴你，紅槍會裏的人早就打算抄一心堂，就是因為裏

面有你，才沒敢立刻動手。大師兄，你趕快打定了主意，早點辦罷！（說完便自去了）

趙：（看着他走遠了）將軍，他今天在這裏轉了一整天了，他跟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賈：（心裏已經在打主意，可是嘴裏還硬）你不用聽他的話，他說得也不見得確確！

趙：我猜他八成是想把咱們紅槍會去。

賈：回紅槍會？打死我也不幹！現在的紅槍會，快變成了保安隊了，給縣裏當差，聽調度，

上火線。

（這時候，佛堂裏一陣鈴鐺，接着他降座了。紅仁緊繫着道袍，繫着黃帶，頭上一頂道

冠，繫着一條黃飄帶，隨着一陣香風，後面跟着孫袍眼走了進來）

孫：（見了賈占雄，先是一陣哈哈，接着是那樣的乾澀，冷漠，似乎這就代表了他的身份）

恭喜將軍——哈哈！將軍！

賈：（給他恭維得說不出話來）那裏，這全是堂裏……不，是真主的洪恩。

孫：不，這一齊是真主的洪恩，一來也是你將軍的貴命。剛才我打坐的時候，掐指算了算你

的前途，你知道將來你還是……（說着在他耳邊上囁咕了一句）哈哈！這是天機不可洩漏呀！

賈：（聽得呆了，有點不敢深信）我？

鄭：（鄭重地）正是說你，將來到了那個時候，沒有誰敢坐這頭把交椅，你正是個（豎起了大姆指）這個了！

賈：我是這個，那麼堂長你呢？

鄭：我，我還是一心堂的堂長呀！一心堂是我的，這天下可都是我的呀！

賈：（想清楚，却又不好意思地）堂長！你這八卦可真靈！

鄭：怎麼見得呢？

賈：那，不是，我是說，堂長你的法力真大！

鄭：（撚了撚鬚鬚，默認了）將軍，你知道，天教一到，人心所歸，誰也擋不住。一心堂當着興旺，有了你，有了我，什麼事情都好辦了。

賈：是的！是的！

鄭：現在中日交兵，雖發生靈塗炭，雖說在劫難逃，可是，我們一心堂出面打天下，總可以少有幾個冤魂冤鬼，普度一般善良百姓。

賈：不過，我怕我們這次發兵，萬一天下打不下來……

鄭：不怕！不怕！一心堂打起天下家勢如破竹，你看，替誰防備的時候，爲什麼不叫咱們向兩發兵，也不叫咱們向北發兵呢？這裏面就有意思了。

賈：那爲什麼？

鄭：北邊有日本大軍，南面有中國重兵，動起手來只怕死傷太重，四方現在空虛的很，只要我們一心堂大兵一到，也就大功告成了。

賈：（喜得他不知道怎麼好）菩薩真是靈驗。

鄭：（轉過話來）可是，近來紅槍會在外面散佈謠言，惑亂人心，將軍，你要時時留心不要動了禪心呀！

賈：他們的話，衆都知道，我不會上他們的當。可是我有一件事不大明白，正要請示你呢？

鄭：什麼事呢？

賈：胡二他家裏的……

鄭：（急接過來）你是說胡二他老婆的事是不是？我這裏在袖子裏早就算好了。這女人想出去給紅槍會遞風報信，洩露天機，所以才扣起她來的。

賈：可是給人家說出來，我們一心堂拐帶婦女，這也不大好呀！

鄭：一心堂拐帶婦女那是說誰？莫非是說我鄭仁峯呀！將軍，我告訴你！（悄悄地）我已經斷了烟火的人了，我修到這個地步，可不能算是容易的！要說我鄭仁峯……（哈

哈的笑了起來）

賈：不光是幾個，沒有人曉得我們一心堂，明是修道，暗地裏招兵買馬，勾通……（不說下去了）

賈：你說下去呀！

鄭：甚麼，這是你聽見的呢？我總問問你，你知道我賈占雄，給一心堂裏賣力也不算不多，什麼事情也擺弄開我心裏明白。

鄭：（兩個眼睛對着他不放一個字）……

賈：鄭進長，你要看我是賈占雄……

賈：（擺弄着說情的）……擺像是一心堂的一個護法……

孫：（悄悄的扯了扯賈的衣襟）天神降臨了！（說完屏聲靜息的跪在地下，趙八也跟聲跪下了，賈占雄因為正在說的起勁的地方打斷他的話頭，很不愉快的跟着跪下來）諸仙師宣示佛號！

鄭：（嘴裏像是嚼着什麼東西）賈占雄聽從教旨。

賈：（說悄悄話地）弟子賈占雄在跪，請諸師宣示佛號。

（鄭仁舉的嘴只管嚼着，再也不說什麼）

賈：（咚！咚！咚！磕了三個響頭）子弟賈占雄奉跪，請仙師宣示佛號！

（仍然聽不見神仙說話）

孫：（跪在那邊，悄悄地回過頭來對賈說）仙師生氣了，快磕響頭，認錯！

賈：（一連不知磕了多少個響頭）弟子知罪了，請仙師宣示佛號！

鄭：（慢慢地睜開眼睛）我乃齊天大聖孫悟空是也。

賈：（連忙又磕頭）弟子賈占雄叩見天師。

鄭：賈占雄聽旨，你的根底甚厚，只是禪心不定，好聽人言，喜生疑心，你都知道嗎？

賈：弟子知罪。（又是幾個頭）

鄭：一心堂，現在正當興旺之際，你不得三心二意，聽信傳聞，你都知道嗎？

賈：弟子謹遵法旨。

鄭：如此我去也。（眼睛漸漸閉上又沈睡片刻）

賈：（又磕幾個頭）接仙視！

（鄭仁峯漸漸伸起懶腰來，眼簾又打起呵欠來，這一段功果算是完了，賈占雄站起來）

鄭：（忙問）將軍，剛才那位神仙下了體？

賈：是孫大聖。

鄭：（驚嘆的）唉！孫大聖是輕易不下體的，每次下體，也是到了就走，今天大聖下體吩咐

了麼什麼？

趙：大聖今天生了氣了。

鄒：啊，吩咐了什麼呢？

孫：大聖說賈將軍要聽別人的話，叫賈將軍不要三心二意呢！

鄒：這個我倒沒有看出來，大聖特地來吩咐一下，也是仔細一點的意思。

賈：（不悅的坐在那裏）哼！

鄒：賈將軍！我們不說這個了，先說吧！這一次打天下的事情罷！還有很多的事呢！

賈：什麼事？

鄒：你知道水關人馬到了那裏麼，糧餉給盡了，糧也沒有呢！我想請你幫幫這件事情的發

子，我想……

賈：這個再說罷！

鄒：怎麼呢？

（話還沒有說完，佛堂裏鼓鈸誦經的聲音又起來了）

賈：現在先升壇去，到晚上再說罷！（說着匆匆的出去了）

鄒：（進上兩步叫了兩聲，已經聽不見他的回答）賈護法占雄！你聽我說呀！（看見他不答

應，自己站在那裏打主意）

（這時許太媽從禪堂裏出來）

許：啊彌陀佛，堂長，你行行好，把胡二嫂的繩子給她解開罷！

鄭：是誰把她綁起來的？

許：是孫大哥！

孫：剛才她當家的來找她的時候，她想衝出去見他，叫我給綁起來了！

鄭：去！把她解開來見我！

（孫疤眼答應着進去了）

許：堂長，我這前頭二嫂被綁住的，她來這裏跪着，她官廳門一貼也不知道。我現在怎麼

一高手，放她回家去罷！

鄭：許大媽！你不知道這裏面的厲害。

胡妻：（從房裏跑出來，一撲跪在地下，向着神仙連連的磕頭）鄭堂長！請菩薩！就算超度

超度我，放我回家去罷！再不放我回家去我可要死了！

孫：你敢大聲喊！

鄭：（聲傳俱厲的）不許說話，孫疤眼，你躲開（這兒，許大媽畏縮的走進禪堂，孫也跟到

禪堂後面。地下跪着的胡二嫂，不曉得神仙要做什么，呆在那裏，很久的工夫，神仙才

閉口）

鄭：（命令地）起來！

胡妻：（給堂長這頓威風弄得說不出話來，無言的站在那裏）

鄭：要幹什麼？（胡二嫂才要開口却給神仙攔住了）回家去是嗎？

胡妻：（急切地）是的，堂長，您知道……

鄭：你不用說了，我早就知道你想着回家，你總忘不了你那個當家的，你那個胡二……

胡妻：是的，堂長！我不能……

鄭：哼！胆小，沒出息，你怕，你總害怕！

（胡二嫂給他一步一步的逼着退到一邊，喘不過氣來）

鄭：我跟你說的那些話沒有一點用，你還沒有見識，沒有眼睛的女人！

（胡二嫂仍呆呆的說不出一句話來）

鄭：（誘惑的眼光釘着她，轉換了口氣）你這個人並不傻呀！原先你知道胡二在你身上沒有

什麼，你在家裏待不下去，可是來到這兒你那股子勁兒到那兒去了？你變得糊塗！變成

一點事也不懂的人了。

胡妻：不，堂長，我實在是……

鄭：你實在是太沒有用了，你看不出你該着怎麼享福，你看不出往後該過什麼日子，你看不出我堂長！（一句一句的越逼越緊，嚇得那女人瞪圓了眼睛，說到最後神仙伸出手來緊

握着那女人的一只手腕，女人殺豬似的叫了出來，本能地用另外一隻手去掙拒他）

鄭：（掃興地把女人的手腕一丟走開）不識抬舉的東西，算是我白在你身上花了一番心思，

（不可制止的暴怒起來了）滾開！你給我滾開！

（胡妻從驚呆中醒轉過來，向門邊狂奔過去，却給神仙拖了回來）

胡妻：（哀求地）放我回去，堂長，你可憐我，放我回去吧！

鄭：放你回去！（厲聲地）你在做夢！這裏的什麼事情你都知道了，你要回去給胡二遞風報

信，要去調紅槍齊來抄一心堂嗎？

胡妻：我不，我不，這裏的事情我一點也不說給他們聽。

鄭：哼！說得好聽，你不說，你回去不說我鄭堂長打你的主意，叫胡二來找我拚命嗎？

胡妻：我不說，我一定不說。

鄭：離管你說不說，想回去，過了兩天再說！

胡妻：過兩天？

鄭：在這裏待着的時候，你要敢胡鬧，告訴你沒有你什麼好處。（說完一逕自揚長去了）

（胡二嫂跪在那裏，不知道該怎麼辦，看了看屋裏四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她的，忽然象是得到了什麼啓示，忙忙的把耳環摘了下來，攤在手上看了半天，淚珠兒滴滴的掉了下來，最後下了決心，張開嘴才預備吞下去，旁邊自己的手腕却給許大媽攔住）

神：你吃什麼？你張開手，把東西給我看看！

（許大媽兩手發顫了力氣才把那對耳環搶過來）

神：什麼？你要容金？你要自盡？

（胡二嫂只低頭流眼淚！）

神：二嫂，你這是何苦？什麼法子不想，要想窄路呢？

胡：（掩住臉泣）大媽！這怪我命該如此，誰叫我不在家裏好好的過日子，要到這裏來聽經

呢！現在，我給扣在這裏出不去，你又沒有法子可以救我，你讓我死！你讓我死罷！

神：二嫂！你可別這麼想，咱們大家先想想法子再說呀！

胡婆：現在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神：唉！這樣吧！你在這裏待着，我出去給你當家的送個信，叫他們紅搶會裏想法子救你，

好嗎？

胡婆：（大喜地）什麼？你出去送信？

神：我這就去！二嫂，你還是好好在這裏待着，別讓他們發覺出來我已經走了。

胡婆：（欣喜地）好！大媽！你快去罷，我還條命就指望這一條路了！（許大媽和胡二嫂

各自走進去）

（這時候，佛堂裏敲鈸之聲漸漸地停下來了，神仙又在那裏宣誦佛旨，聽不清宣誦的是

些什麼話，只聽得人聲，先是小聲的紛紜，漸漸地騷動加大了。跟着騷動，賈將軍氣呼呼地走進來，後面趙八扯着他的衣襟。

（佛堂裏鼓鐘誦經之聲加上騷亂的人聲顯得很紛亂。）

賈：他媽的，別借着神仙的牌子抓我的大頭，我姓賈的不吃這一套！

趙：噯！您怎麼說這些話呢？

賈：趙八，你是知道這國事的。剛才他沒升壇的時候，就跟我商量，他說叫我把倉裏的穀子捐軍餉，我沒有答應他。還回他假借神仙的旨意叫我捐，他明知道我的家當，捐的就剩下那一點穀子了，可是他心裏那麼狠呀，咬的那麼緊，隨便我跪在地下磕頭，磕碎了腦袋，他都不管！好，你有牙，我也有牙，咱們看誰碰得過誰！

趙：（惶恐地）噯！噯！您可不能說這些話。您是護法，又是護壇將軍，打頭您說這些話，一心堂的事不是完全完了嗎？

賈：完了就完了，我一點也不在乎。什麼護壇護法，還不都是隨着一個人搗鬼。他看我是個財主，就想法子叫我拿錢，他看着好欺負，就叫我傾家敗產。什麼叫天神的旨意，還不是他弄好圈套叫我去上鉤！他媽的，大伙兒客氣一點沒有話說，真是要不講面子，咱們就挑破了這個胡弄局，看他活神仙當得成當不成！（他這話還沒有說完，外面神堂早聽了一個大的騷動，像是有人在外面打起架來，吵聲越吵越大，跟着一聲槍聲，有一個人

「叫了一聲」

賈：外面是什麼事？

趙：有人打架。

賈：走，趙八，跟我去看看！

（兩個人才走到門邊，門口上迎面看見胡二扶着門站在那裏，後面圍繞了許多人。胡二胸部中了一槍，用手按着，血還不停的向下流，人已經迷惘了，正要栽倒，却給賈占廉，趙八兩人攔住）

（賈趙把他扶在椅子上坐下來）

賈：胡二！胡二！

趙：二哥！二哥！

（胡二睜開眼睛，看見趙八扶着他，發狠把趙八推開，賈也趁勢躲開）

胡：（咬牙切齒的指着他們大罵）好，好！仗着你們一心堂的人多，仗着你們有手槍！可是，我不怕，就是我胡二，一個人一把斧子，我打了，我把你們一心堂打了。（喘了半天氣）你們拐帶我女人，拐帶我女人，我不要了。我打的痛快，就是我一個人，一把斧子，把你們打的蹄里花啦！看看我胡二，一個人比你們這羣土匪含糊不含糊……

賈：（很覺慚愧地）師弟！剛才你來的時候我不知道弟妹在一心堂裏，我要知道我早就……

胡：你媽的，什麼師弟師兄的，別給我們祖師爺顯眼了。我們紅槍會的人有誰當過土匪……

（胡二的話還沒有說完，房裏胡二嫂早跑了出來，一撲便跪在胡二的腳下。）

胡妻：三哥，你怎麼，你怎麼給人家打了？

胡：（看了半天，才看出是自己的女人，氣急了，一脚把她的腳踢倒地下）滾開罷！

胡妻：（又重複撲在胡二的身邊，緊纏着胡二的大腿，歇斯底里的哭喊）這不能怪我，這不能怪我，是鄉仁峯幹的事，這都是姓鄉的幹的呀！

胡：你給我死去！

胡妻：你聽我說，你聽我說一個明白呀！姓鄉的他招兵買馬，假充神仙，勾結日本人，想耍起事造反，這些事他一概都跟我說了。後來他勾引我，我不答應他，他怕我出去說，這才扣住我，不叫我回家的。

胡：你不同家，你就不用回去了，跟着土匪，你們去打天下罷！

胡妻：這事情我一點兒也不勾道呀！等清我知道了，他已經不叫我走了，他留住我，他勾引我，他叫我不用回家，他叫我不用想你。可是我怎麼肯呢！我心裏急，急得要上吊，二哥。你別怪我，我始終沒答應他，我始終沒有上了他的當。

胡：（氣憤說不出話）哼！沒有上當……

賈：（很慚愧的，硬着頭皮走上前去）好師弟！你別埋怨弟妹了，這事一點也不能怪她，是

鄭仁峯幹的，全是鄭仁峯個人幹的，就連我也鬧得嚴嚴地。他叫我替你背黑鍋，叫我得罪朋友，末了拿我當大頭要……

（人叢裏擠出任世先來，紅洪巾，紅綁腿。抓住了賈占雄的手腕）

任：大師兄，你預備怎麼辦呢？

賈：（一怔）什麼！任先生？

任：師弟兄們全預備好了，就聽你一句話呢！

賈：好！任先生，就跟着你幹罷！

任：（吹了聲呼哨）紅槍會的師兄弟們！動手拿漢奸呀！大師兄！你叫一心堂的朋友們開動手！

賈：（大聲呼喊）一心堂的朋友們！凡是不願意當漢奸的人都動手幫助紅槍會的師兄弟們拿漢奸呀！

（人聲震天動地的喊起來，槍聲大響了。正在混亂中間，孫疤眼跑了進來，到了神龕的旁邊，伸手去拿手槍，旁邊給趙八看見了）

趙：你要幹什麼？（說完撲過去）

（手槍給孫疤眼拿到手里了，但是他的手腕却給趙八攔住，爭執中槍聲響了兩下，却是朝天放的，兩個人就勢在地下滾了起來，槍也給打落了，這時摔在地上，孫疤眼想要爬

起來逃走，不防背後任世先拾起了地上的槍一槍打死在佛堂門牆。

這時候，活神仙早給兩個紅槍會的師兄弟捉住了押上堂來。

賈：（氣得跳過去打了他兩下）你這個天害理的漢奸，你害得我好苦！就因為你幹了那件事，幾乎壞了我們朋友的名氣；就因為你當漢奸，差一點沒拆散我們紅槍會的關係！

鄒：（毫不在乎的）不錯！我是漢奸，我一點也不含糊！

任：一心堂的朋友們！你們聽見嗎？鄒仁峯他自己已經承認他是漢奸了！我們再不遲疑什麼，活神仙，我們再不上這樣的當！朋友們！現在讓我們把這一心堂的東西都搜出來，押帶他們到縣裏去呀！

（衆歡呼聲中幕落下）

1000

1000

弟兄們拉起手來

時間：一九三八年一月

地點：北平門頭溝附近一個小村莊中

人物：

張隊長：一個游擊部隊的首領，三十幾歲，從前是一個地主，富有英雄主義的色彩，好大喜功，因為他自尊心過份的濃厚，行動間顯出極度的傲慢和固執。講到他的好處，便是肯負責，有胆量，為人十分豪邁。也正是因為人太直爽了，反容易受別人的蒙蔽而生出無端的忌妬和猜疑，當然這部份也是因為他的領導地位的關係。

陳永然：一個受敵人收買的漢奸。他混在游擊隊里，一面向敵人暗通消息，一面施行挑撥技術，希望分散這一支抗日的勢力。他的職務使得他非常機警，同時又會運用巧妙的方法，來博得每個人的同情。

李文浩：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年青學生，仍然脫不了舊日的驕縱的本色，沒有主見，不堅定，但是在一個不可忍耐的事情來臨時，他會衝動得使別人不會相信他有那樣的激烈。

方大超：一個革命的知識份子，認識清楚。

周穎：沒有參加過火的鬥爭的女孩子，往往受到一個小的挫折，使她感到悲觀和

頑唐。她的熱情和富幻想，十足代表一個舊階級和知識份子的模範。

沈玉如：一個從鬥爭中磨練出來的女人，剛毅，勇敢。

劉五：以前是張隊長家裏的一個佃農，他之所以參加鬥爭，一方面是因為日寇的進攻，打破了他種田納租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大部份是金憑着熱情的激動，或者他在某一個場合下，常受到敵人給予他的不可忍受的刺激。但經過幾次堅苦奮鬥之後，只覺得他是爲他的舊日地主的土地而戰，但是同時他看到他的舊日的主人，在他自己的地位完全崩潰的今日，仍然脫不掉那舊日鞭策呼喚的態度，心中又生出了無限的不平，這矛盾一直在他心里激撞着，不自覺得在行動上也表露出來。

孫占彪：一個二十，九軍的兵士。

情景：

游擊隊佔領了山村後一間臨時居住的小房子。房子的正面最靠左的地方，有一個高窗的窗子，窗櫺上沒有糊紙，是一個月夜，可以看見一輪清澈的明月和三五點疏星，月光從窗子裏射進來，照射在床前的地上。

在右面靠前一點有一扇門，靠近門在室中擺着一張方桌，旁邊圍着三三個長短の木凳，桌上亂置一些文件。

幕啓：周穎坐在牀上縫補着一件黃呢制服，煤油燈放在她的頭前照見她整個的臉。

周：「在那黑茫茫的街頭下」

就是我最可愛的家鄉，

就在那死寂的古城，

多少的伙伴在受傷，

親愛的伙伴們！

別儘管在那裏

呆望着無限，

空盼着雙手！

來罷！來到我們的山林里，

和敵人幹一場！」

（歌聲剛停止，隨着門呀的一聲開了，周穎忙把正在某處看的臉掉轉過來，第一個走進來的是李文浩，他望着周那呆呆的神情）

李：怎麼？周秘書長昨天晚上喝的太陽牌啤酒，現在還沒有醒過來嗎？

周：那里，我在這裏替隊長縫衣裳，看見這麼好的月亮，不由得想起北平城里的伙伴們，心

風覺得怪悶的。

李：我們的秘書長，真是太熱情了，寧寧一個人躲在屋子裏悶悶。你看：這麼好的月亮爲什麼不到外面去找着大伙兒談一談呢？

周：（把煙拿到桌子上）不去了，昨天的啤酒喝得太多了，大家的心裏老不高興，鬧得真太不像了。

李：你忘了昨天晚上你緊抱着小沈哭了半天，別人也不勸你，就跟你鬥着哭去！

周：（伴嘆地）還說呢！都是你，拼命地灌人家酒喝！

（李只管在那里得意的傻笑，旁邊的方大超冷冷地說）

方：昨天大家都得覺得有點忘形了。

周：是的。

李：其實還不至什麼關係呢？我們一連打了幾個月游擊，昨天才安靜地住了下來，又繼續了敵人十幾輛運糧車，還不該放蕩地樂一樂嗎？

方：樂也不是這樣樂法，自己過於不加檢點，會影響到整個的工作的。

李：我以為並沒有多大關係，村裏的老百姓看見我們的隊伍來了，高興得拉着手就歡迎見了，自己親人似的，後來，我們又送給他們許多日本牛肉乾，太陽牌酒，他們簡直是高興得睡不着，還會拉着我們嗎？

方：你知道我們的行動，有許多地方是村里老百姓看不慣的，不用說別人，就是我們自己村里的同志，也有人說話了。

周：你說的是誰？

方：孫占魁，劉五，他們心里就感到不舒服。

李：他們這一羣老粗懂得什麼？

方：老李，你這個態度是不大好的。

李：算啦，有什麼了不得！（說着從懷裏摸出一根紙煙）這般老粗，動起輪桿，爬起山路，顯得出他們來，講到組織民衆，政治影響，他們還差得遠呢！

周：（不大滿意）你有的時候太看不起自己的伙伴，我以爲這是不大好的。

李：（跟着她的話搖了搖頭，又吐了口煙，兩個手指頭夾着香煙，指指劃劃的說）我看老方是有點兒神經過敏。我就以爲跟隊長對這般老粗講的話，簡直就不能聽，你還是肯聽他的話，准保你給他們那半通不通的理論鬧糊塗了。你聽，這兩天劉五他們嘴裏的文明詞兒就够多的了，什麼民族，什麼綱領，一扯就是一大串，簡直弄得人家頭痛。

方：可是你不能不承認在這幾個月鬥爭里，他們的進步比起我們要多得多！

李：算了吧！什麼叫進步！依我說，是半瓶子醋在光蕩蕩發呢。老粗就是老粗，假裝什麼斯文！

（話未說完，門突然開開，劉五胃失失地進來）

劉：隊長呢？（看看看，隊長並沒有在）周同志，你看見了隊長嗎？

周：沒有，許是在外面跟別的同志談話吧！

劉：好。（脫着動身就要跑出門外去）

李：劉五！你找隊長什麼事？

劉：剛才聽村里的趙太脫，今天村里一連來了三個面生的人，怕是敵方的探子哩！

劉：隊長就在外面，你快去找他去吧！

周：好，周同志，你們趕快收拾起來，等一會兒就要出發。

李：去吧！你先去「報」你的「告」好了。

（李的話還未說完，劉五早匆匆地跑了出去）

李：（看看他的背影，搖搖頭）真糟糕，又是「羣衆」，又是敵方，真够他一個人忙的。

方：（厭惡地）老李，你說你剛才是什麼態度！

李：我是什麼態度？你不看看他是什麼態度，在咱們面前下起命令來了，簡直他變了雞

了。

方：你這話可不能亂說，要是給隊長聽見了……

周：真是，要是給隊長聽見了，又要生劉五的氣了。

（周的話剛說完，外面卻接續有人答話）

陳：偏無緣沒却聽見了，你說巧不巧？

（陳消這聲音，門開開，陳永然先望着大家打了哈哈，隨後回身換了鞋，陳永然就走了進來）

周：怎麼，你們就站在門外聽？

陳：聽？我們還看見劉五跑去找隊長呢！（得意忘形地笑了笑）哼，讓他去找吧！

方：爲什麼你看見他不叫住他呢？他就要報告你一件重要的消息。

周：什麼了不起的消息，我早就知道了。

李：什麼？你早就知道了？

周：他的話，我早就猜中了，還不是他一個人在搞鬼。

陳：這不明明是他搞鬼嗎？你們想，日本兵駐紮在碧松寺，三家店的人根本有限，黑狗他們

敢向這山裏進攻，豈不是活活地來送死嗎？

方：（向隊長）不過，看劉五的樣子很着急，你也應該問一問清楚，再向他解釋。

周：你理他這一套！今天晚上痛痛快快地睡它一覺，包你明天沒有事兒。

方：（嚴肅地）隊長！我覺得劉五總不會憑空造出一個謠言來騙自己的軍心的。

曉：你以為他不曾？告訴你，昨天晚上隊長下令住在這村子之後，第一個就是他在底下咕嚕咕嚕反對。

周：他還是什麼意思？

李：他說咱們念書出身的不能跑路，到一個地方就要住下來。

周：他這麼說？

陳：（緊接地）對啦！不過這還不是主要的原由，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他最近的見解高明得不得了，像是有資格當咱們的隊長了。

周：東西兩天不罵他就覺得不舒服，一個臭長工，種地的，打了沒有幾天的游擊，他還配出主意下令嗎？

方：隊長！你為什麼單注意這許多小地方，對於整個隊伍的安全，整個戰事的計劃倒不注意呢？

周：我？我不注意？不注意，你問問他，（指陳）剛才我還跟他談論着呢！這兩天，我們先在這村里住下，一來讓隊里的朋友們可以把這幾個月的身體休息一下，二來，我們可跟等游擊隊員的回信，好展開新的戰爭局面，打北平呢！

周：怎麼，要攻北平？

張：當然！我們老在山里打游擊，總歸才有關身動身子！假如我們克服了北平，就在城里大

解起來，我敢說這個動靜不響心哩！

方：（冷冷地）哼！當然不小。

張：（得意地）方同志，你以為我一個莊稼主出身，心胸沒志氣嗎？哼！我敢是不像你們

天到晚老是掛在嘴上記就是囉！

方：（嚴肅地）隊長！我問你，這是誰的計劃？

張：只要這計劃就好，你管他是誰的呢！

方：不，如果你這樣想，我就要糾正你的錯誤；如果是別人這樣說，請你告訴他，要他

是誰？

（張故意做出穩嚴密和得意的樣子，望望隊長笑了笑，又看了雪李和周，

方：隊長！你說出來。

（張剛要講話，門邊出現了劉五）

劉：隊長！今天晚上幾點，隊人總來搜村子了

張：（打了官腔地拉長調子）是誰下的命令？

劉：（先是一怔，語塞在那裏，然後才掙出話來）不是剛才老百姓回村子來說，山下

來了三十幾輛汽車的日本兵，今天夜里，鬼子一定要臨山來搜了。

張：是日本人這樣跟你說的嗎？

來乎起拉們兄弟

劉：不，老百姓回來這麼說。

張：哼！我還以為日本兵給你送過信呢！一會兒有三個偵探，一會兒又有三十幾輛車的日本兵，等一會兒也許運飛機，坦克車都有了昵！

劉：我還敢沒有事瞎扯蛋嗎？不信你自己去問問……

張：我？還用得着我去問嗎！……

方：（從旁攔住）隊長！我覺得這件事倒不應該馬虎的。

陳：（順口說出）對啦！發生了這種事情，倒不妨注意一下——好，等我去調查清楚以後，

回來再說。

張：你去調查？好！好！

陳：（對劉說）不過，隊長，現在整個隊伍的行動還是依照着隊長的命令呢……

周：（覺得很奇怪）這還用說嗎？

張：（勸怒地）什麼？你的意思是說我的話不算話嗎？

陳：不是，（故意做出很爲難的樣子）因為劉同志的意思……彷彿……

張：去你的，是人不是人，隨便說兩句，你也聽他的話嗎？

陳：（謙遜地）是，是……

（陳才轉身要走出門去，給周喚住，站在那里）

周：喂！陳同志！你向誰去打聽呢？

陳：（掩飾地）可不是，我這人簡直給「命令」鬧糊塗了（做出恭敬肉麻的樣子）劉同志！你這消息是聽誰說的呢？

劉：（心里只是着急，並沒有留意他這一套）是隔壁趙大舞臺地劉老頭子，你問問去。
陳：好，我去問去！

（出門時，還在劉五背後向牆室內的人做了個鬼臉，引得周和李全笑了）

強：（不客氣地）劉五，如果沒有事就出去，等着我的命令。

劉：（急切地）不，我在這兒等着，看他回來怎麼說。

張：（聳了聳肩）這兒等着。

劉：對啦。

張：對啦，我偏說不對，我就是不下這命令！

劉：（急切地）為什麼？

張：為什麼，還輪不到你問呢！我是隊長，你是什麼？

方：隊長，你不應該說這種話，隊伍裏面每一個人都有資格提出自己的意見的。

劉：（也變成倔強的）是呀！你是隊長，你能出你隊長的意見，我們當小兵的就不准我們提

小兵的意見嗎？

張：出主意？（又腰，指手罵着）別忘記你自己吃幾碗飯，丟下了鋤頭，放下了菜担才幾天呀！

劉：（氣得跳了起來）我……我……就也是爲了大伙兒好呀！

周：（走到他們中間去調解）你們兩個都心平氣和的說話不成嗎？

方：劉同志，不許吵，別亂吵！隊長你應該放棄你的成見，你知道你是隊長，你是全隊的首腦，你首先應變復適當地理一些事情，這樣才能叫每個隊員都能够充份的提出他的意見。

李：（從旁邊冷冷地）提供意見，也要看他的態度怎麼樣……立場怎麼樣。

張：（餘怒未消，其勢洶洶）是呀！如像他本心就是反我的對，我還聽什麼？

劉：偏反你的對？我是……

李：劉五！你不許吵！

張：你想，這還不是他成心反對我嗎？我說隊伍里的人都累了好幾個月，不能不休息一下，他偏要主張立刻開拔；我主張聯合友軍合力攻共，他偏不主張聯合友軍……

劉：（掙掙不住跳了起來）我不主張聯合友軍？我偏不主張聯合友軍？前一次吵着幫助劉山的友軍的就是我，末了不幫人家的忙，等着人家給鬼子打败了，你斷人家的路，收人家的槍。

張：媽的！又是你懂得，你懂得！我收人家的槍我寫的是誰？寫的是誰？爲的是我爲的升官發財嗎？咱們隊伍里光是人多槍少，不收槍，不擴充勢力，你怎麼幹得起來？

劉：收中國人的槍算什麼本事，收自己的槍算什麼能耐！有本事去搶鬼子的鎗去！

李：劉五！你嚷什麼？你怎麼瞎吵亂鬧的不講道理？

方：隊長！（鄭重地）你承認不承認上次我們去援助友軍，反而收友軍的鎗，在工作路線上是犯了極大的錯誤？

張：（先是語塞）我，我管呢？這是參謀長出的主意，跟我有什麼關係？

方：（鄭重地）周同志！你站牆門口上去。

周：什麼事？

方：等人走過來的时候告訴我。

（周莫名其妙地站在那兒，向外張望著）

李：老學究，你又弄什麼鬼？

方：我再問你，隊長，方才你說會合友軍，進攻北平的計劃是誰擬定的？

張：是老陳出的主意，我跟他兩個人走到這個村子來的時候商量好了的，原來我不預備跟你們說的，只是我跟參謀長兩人知道……

方：哼！參謀長？這是誰給他封的總領頭銜？你就這樣肯聽他的話？

張：（急躁地）他的主意不好，我可以不理他，他的話要是對，我為什麼不聽？

方：隊長！有的時候你對於他太信任了，他也就乘着這個機會欺騙着你，蒙蔽着大家來實行他的陰謀。

李：什麼事情？就談得上陰謀兩個字？

方：你記得不記得，他第一次由要我們槍豐台車站？那時候，因為人少槍少，沒有依着他的話來幹。第二次，他假借擴充勢力的名義，乘着妙峯山的友軍失敗的時候，收自己人的槍。這次他又引誘我們去攻打北平城，這是什麼用意？

張：這又是什麼用意呢？還不是爲了大讓嗎？收槍是爲着擴充勢力，打北平城是爲了擴充地盤。

方：算了，我看只有那些沒有軍事常識的人，才會上他的當。北平是大本營的大本營，爲什麼要拿一個游擊隊的兵力去奪城？這又是眼着拿槍我們一百幾十條人命給鬼子送去殺嗎？

（衆人都驚呆了，只有張恨深沉地搖頭）

張：方先生！你以爲你反駁的理由充分嗎？可是你知道北平城里有多少內應嗎？我們友軍有多少人馬嗎？

方：隊長！（厲色地）你應該根據他過去的事實來看，一次，二次，三次……沒有一次不是

希望着自己的隊伍去精誠別人，使他們更明瞭地說學他……

劉：（緊接連）簡直是漢奸！

（張聽方說話時搖搖頭，同時又常看李的反應，不說一句話，這時他聽見劉五的話，勃然把桌子一拍）

張：劉五！你有什么理由敢認賴人家是漢奸？

方：隊長！我可以說出他有許多可疑的地方來。

張：你說！你說！

方：首先我懷疑他為什麼一定要堅持主張大隊留在鄉里休息。第二，我始終不知道我們所連絡的友軍駐紮在什麼地方，是些什麼人。第三，為什麼派出去的連絡員，一定是他的伙伴鄭金寶；還有我眼看見他今日和一個人偷偷摸摸地談話，這個人不是咱們的隊員，不是當地的民衆，而是本地聚衆認爲面生可疑的人。

劉：人家都說這人是奸細，是樺子，我正要盤問他，却給他溜走了。

張：（不耐煩）我不聽，我不聽，這都是你們串通好了的，想在我面前認賴他！他是我的參謀長，你們就不能這樣說。

方：參謀長？我就不知道隊裏有這麼一個參謀長。

張：我委的，我委的，你們疑心他就不服我。

劉：他是他，你是你！

張：滾開，這兒還輪不到你來評理呢！媽的！我的計劃都成了漢奸！誰不服氣，我這隊長讓給誰，在我面前胡說八道，算是不會……

方：隊長！你發這麼大的脾氣爲什麼？

張：我爲什麼？我爲的是當漢奸，當賣國賊，我擴充勢力也是漢奸，我打北平鐵釘是漢奸！李：隊長，隊長！你先別吵。老方，我批評你，你也是太神經過敏了。

張：那兒是聽神經過敏，簡直是癡成了神經病了。我當家的變成了漢奸，你看我冤不冤？

方：隊長！沒有人說你是漢奸。

李：對啦！你也先別發脾氣。

張：我發什麼脾氣？（一把拉李的手走）咱們要問他去，爲什麼他叫我當漢奸？

（脫着拖着李就出去了，後面方追了出去，門外還聽見方的勸告聲和張的怒罵聲）

聲：滾開！你要跟我過來，我槍斃了你！（方漸漸解着說了半天）

聲：我不是隊長，你才是隊長呢，去！別理我！（周在門口看了半天，一轉身看見劉五氣得

自己坐在那裏嘆氣）

周：這樣的下去，我看還是早一點散伙吧！

劉：（焦急地）散伙？

周：你看這樣的下去還會有好的結果嗎？

（方飛頭進屋，聽見周的話猛然一驚）

方：周同志，你說什麼？

周：（搖了搖頭）實在我覺得我們結合的前途，太悲觀了……

方：周同志，你這樣想嗎？你想一想，我們幾十個人所受到的痛苦，所遇到的危難，

是不是允許我們自己還是這樣關下去呢？

周：（傷感地）可是事實上又有什麼辦法呢？隊長自尊心是那麼厲害，別人責備他又是那樣的態度。

劉：（發急地跳了起來）姑娘！周同志，你還能怪我嗎？我們種田繳租的人還要怎麼樣低聲下氣才行呢？我們說一句，人家罵一聲，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大家好！我們靠天吃飯的人，心眼兒都得提在當中，心要是不正，老天爺都不容他。一來，他說我要當隊長，我當隊長幹什麼？還不是打退了鬼子，才能過日子嗎？

方：（痛苦地，感嘆地）周同志！提起了這件事，真是够人傷心的！隊長在這種地方，太多心了，總以爲別人不服從他的指揮。他不想現在每個人除去自己的性命，還有更值得寶貴的東西嗎！我們一百幾十個人除了聯合起來，跟鬼子拚命，還有第二條路嗎？可是他偏是要聽那漢奸的挑撥離間的話，弄得他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

劉：這都是他自己疑神疑鬼的。莊稼人敢對着燈說一句話，膽心裏要存着那件事，叫他燈膽變灰。

周：隊長也是，在這一點上，他也太小氣。

方：當然囉！有的地方是我們的態度有關係，比如說，劉周志剛才批評他不該繳團友軍槍的事，態度就應該好一點。

劉：這是他逼着我跟他吵的。你們兩位靜個理看，我受他的氣，受他的罵，還不夠嗎？他總他處當家的，我受他的制。現在呢，大伙兒一樣的，拚命受罪，我幹嗎吃他那一套呢？我不是生成了的奴才！

方：同志，無論如何，你應該承認，以前雖是你的地主，現在他是你的隊長，他的面子，無論如何你要替他留一點的。

劉：（委曲地）我們莊稼漢就不懂得這一套，什麼面子不面子的。

方：（熱情的）好同志！你願意我們這幾十個人分裂嗎？你願意給敵人分散我們的力量，好一個一個的弄死嗎？如果不，你首先這一點要做到，這是爲了我們的團結！這是爲了我們大家有一條生路，好不至於一個一個的給鬼子弄死，你這樣就是應該的！

（劉五聽了感動得要哭出來，真掙地點了點頭，接着把頭低了下來。熱情的周望周望情景感動得哭了。）

方：你覺得我的話還對嗎？

劉：（抓着了方的手）方先生！只要是我爲了大伙兒好，你說什麼話，我都聽你的，你知道我是一個粗人，只要是我聽得懂你的意思，我會死起心眼兒照着你講話幹的。

周：（感動地）好！先從你這兒這麼做起來，以後我想也許會好一點的。

（突然門一開，小沈跑進來）

沈：（氣呼呼地）隊長呢？

周：出廠了！

方：有什麼事情啊？

沈：鬼子把村子圍起來了。

周：你聽誰說的？

沈：外面老百姓都吵起來了。

周：這可怎麼好呢？

（正說着，隊長和李進來）

李：（跳着脚罵）媽的！我們中了漢奸的計，我們受了他的騙……

張：（落穀地）老李，快去集會所有的人到廟裏去死守！

方：死守在一個地方？

宋乎起拉們兄弟

張：（把桌上的東西全檢在一起）是的，快去佈置！

方：隊長，別全靠死守不是辦法！

張：一共只有這麼多人，難道還要分數力量嗎？

劉：那倒不如向外衝。

張：衝！去送死！

方：至少也應該分一部份人去擾敵人的後方！死守只是等著挨打。

張：（厲聲地）命令，我的命令，死守三官廟！

（外邊砲聲隆隆地響了起來）

方：隊長！

（孫占彪跑了進來）

孫：報告隊長，敵人已經開進村子了。

張：什麼？

孫：敵人已經在村子里搜索呢！

張：村子口駐紮的人呢？

孫：沒有來得及集合，現在已經失掉連絡了。

張：（驚惶）啊！

（外面鑼聲密地響起來）

張：（獨自鎮定，急急地把文件向漢里一塞，拔出了手槍，向天空指著）弟兄們，够朋友有交情的到三官廟去集合，要活一塊兒活，要死一塊兒死，沒有膽子，沒有良心的傢伙，要走走你的，別叫日本鬼子的槍子兒打死。

（說着朝天放了一槍，一陣風地向外衝去，衆人幫襯於他當時的威風跟了過去，只有劉五走在最後，才剛到門邊，又走了回來）

劉：（像是發了狂，裏屋子裏面跳着喊）我不去！

（伴着他的聲音，砲聲又響了）

劉：去三官廟，去送死嗎？

（方大超被炮彈炸了一身灰，衝了進來，看見劉五這個樣子，抓住他的領）

方：劉同志你怎麼啦？

劉：（更激烈地）我不去，我不能活活地去送死，我不能活活地去送死，我不能眼看著日本

人一個個打來，把所有的同志，所有的弟兄們統統打死。

方：你，你怎麼辦呢？

劉：我，我不知道怎麼辦，反正我就是不能够去白送死。

方：你，你一個人跑嗎？你不跟大伙兒一塊嗎？

劉：我，我也不跑，我跑了隊長會罵我沒胆子，沒天良。我不怕死，同志，我不怕死！不信，我死給你看。

方：什麼？你不怕？

劉：我不怕死，我不怕！

方：（抓住劉五的手）好！你去！

劉：那兒去？

方：去！到村口上海打金，帶幾十個弟兄到敵人後方去打去！

劉：這是隊長的命令？

方：你太好了，我會向隊長回報告的。

劉：（感動得握緊了方的手）好同志！我懂了，隊長罵我，隊長恨我，你不用管！他說我小子沒良心，打起仗來不服他指揮，可是天長眼瞎，我的心不好，叫槍子兒穿我個窟窿。

方：好！你快去罷！你記住，現在不管勝敗，還是想法子帶着同志們跟大家會齊，別忘了！

咱們一塊兒幹！（末後幾個字說得特別沉重）

劉：（感動得哭了）好同志！請你報告隊長，我劉五至死也要跟着大伙兒一塊幹的。

（外面的槍聲更響了，劉五聽了聽望着方叫了一聲，隨即而去）

劉：好同志！不死再見吧！

（方應着他跑到門邊，在他背後喊了聲再見，與另一方分開下去。）

（這時，外面的槍聲越響越密了，子彈刮着風索索地響着，牆壁和房子傾倒聲，人們狂奔嘶喊的聲音。一會兒，陳永然跑了進來，先在門口用手槍對着房子里看了看，並波看一個人，三兩兩步的跑到桌邊，急忙地亂翻着桌上凌亂的紙張，找不到一件東西，床上軍裝袋里面，翻不出一件東西，失望地四下看看。）

（突然他看見牆上掛着的軍用地圖，像發現什麼寶貝似的，又蹣跚跑到床邊，跪在床上去拿那張地圖，揭下了那地圖的一角，背後早響了一槍，槍正打在左手臂上，手槍打落在地上，人也栽了下來。孫占彪從門邊衝了過去，放下了步槍，想在他背後抱住他，正好他彎下身去用左手去搶槍，孫占彪早一腳踢開，兩人就在地面上打起滾來，掙扎支離，終於槍被孫占彪搶回手里。）

孫：舉起手來！

陳：（氣喘喘）孫占彪，你幹嗎？

孫：媽的！你還裝蒜！你還演好，勾來了日本人，末了，還開槍打隊長……

陳：我開槍，我……

孫：媽的！你還當我沒有看見嗎？我早聽響了你不是玩意兒，留上你的神了。媽的！舉起手來，叫老子搜！

（陳起初還要閃避，終於拗不過，只得舉起手來護頭來捱。）

（方扶著隊長進來。）

張：（受了傷，神志不清嘴里喊著）抓住！抓住那個開槍的人！

孫：媽的！你看，就是龜開槍打傷了隊長。

方：好！好！你抓住他，叫隊長看一看。

（說着長持隊長坐在桌邊的椅子上，一面擦着，一面叫着）

方：隊長！隊長！

張：（罵着）抓住劉五，抓住劉五這個沒良心的王八蛋！

方：隊長！隊長！你睜眼來看看，開槍的人抓住了，開槍的就跪在你面前。

張：（強睜大了眼）什麼？是劉五嗎？是劉五嗎？

孫：報告隊長，不是劉五，是陳永然。

張：什麼？是他？（又在細細地看了一眼）啊！是你，是你開的槍？

陳：不是我，隊長，是孫占彪看花了眼。我親眼看見劉五在你背後放了一槍。

孫：放你媽的屁，我看花了眼！

陳：孫同志，你想我為什麼要開槍打隊長呢？

方：陳陳的別說了，你以為隊長還會受你的騙嗎？臨死你還在隊長面前挑撥離間嗎？

方：方同志！不是看錯了吧？

方：隊長，你不要再聽他這一套吧！漢奸他的嘴比誰都會說，他的高調比誰都唱得高。

陳：（急切地）隊長，隊長，你相信我是幹不出這種事情的。

孫：媽的！你還想賴嗎？我告訴你，我早知道你靠不住，我就跟在你的背後，留上你的神了。我眼看著你開槍打傷了隊長，趁著亂你逃了。你不開槍，你幹嗎逃跑呢？你不是漢奸，你幹嗎偷地圖？

方：隊長！你還能相信他嗎？你想想看，平日在你面前挑撥是非，專說劉五壞話的是誰？在張家村莊里不走的是誰？故意唱高調，說是要聯合友軍攻打北平，實際上勾引日本兵的是誰？

陳：他開槍，我看得清清楚楚，一點不錯。

陳：（突然想掙起身來向陳撲去，却被方從旁按住）槍，給我槍，我斃了他這日心非膽王八蛋！

方：不，先不斃他，等到劉五回來再說。

陳：劉五，等他？咱們打起仗來，他躲到那兒去了？
方：……

（門開開，周，沈，李，衝進來。）

周：隊長怎麼樣？

方：隊長在這兒。

強：怎麼樣？鬼子退了呀？

李：退了。

張：退了？

周：全退了，咱們的弟兄們全部套廟裏等着隊長呢。

張：（關切地）咱們的弟兄死了多少？

李：光是在廟里死了三十多。

張：（痛心地）三十多？

沈：是的！眼看着都支持不住了，不知道鬼子的隊伍里為什麼亂了起來，很快地就被走了。

周：（看見陳跪在地下）什麼？老陳？

張：（狂怒地）同志們！看見了嗎？就是他，就是這個漢奸，他勾來了鬼子兵，他害死了我

們幾十個弟兄！他在我的背後開槍打我。

周：他……

沈：他……

李：（暴怒地）好，你唱的聲高調，你出的好計策，你用的好手段！

(舉手一槍，把陳打死和地上)

張：同志們，去……去告訴廟里的弟兄們，漢奸已經給我們打死了，這次是我該死，是我對方……

方：出發？隊長！你的傷……

張：我，我不要緊，我死在那兒，你們就丟在那兒好了！

沈：隊長，先等一等，不嫌緊，村口上那幾十個弟兄還沒有來集合呢！

張：什麼！他們那兒去了？

沈：誰知道嗎？一直就沒有看見他們的影子。

張：(焦急地)去！去！把這幾十個弟兄我回來！這一次已經死掉了三十幾個弟兄，這幾十

個弟兄是不能夠再白白地丟掉的了。

(李才舉走出去，迎面劉五走了過來，一臉的血，身上的衣服都給火燒焦了幾塊，頭上

擦破了皮，流了許多血。)

李：劉五？

劉：是。(看見了陳才舉了，若隱若現了個影，即心的問)隊長，你是他？

張：(厲聲地)劉五，你躲到那裏去了？

劉：報告隊長，我……我……我……

張：抄後路？

劉：是，我衝出了鬼子的包圍，先殺死了村口上的鬼兒，又召集了村裏的民兵，都做好了地方躲了起來。後來，敵帶着幾個弟兄們去搶鬼子的汽車。鬼子慌了，就往後退，我們就槍打了一陣，又追了好遠，我才回來的。

周：什麼？鬼子兵忽然退走，是因為你們從後面打嗎？

劉：當然不是，我兄弟們把鬼子打死了三個。受傷的人，還有村裏的民兵，都在團裏集合，等隊長的命令呢！

李：他們都回來了？

劉：是的！

張：（突然掉了一聲）劉五！（一下子撲了過去緊緊地劉五胸脯，激動地流了眼淚）劉

五，好兄弟，現在我才知道你是我的好兄弟啊！

劉：隊長，隊長，你受了傷，你留神自己的傷，你留神自己的傷。

張：好兄弟！你看見嗎？這就好像死在我們面前，那是他，都死在我們中間搗鬼！啊

劉：是的，隊長，我知道！

張：劉五，他死在我們中間搗鬼，他死在我們中間，他又死在你那裏罵我。他挑撥離間，他破壞是非，他希望我們自己人互相打殺，他希望我們來自己搗亂，自己葬台。可是，

末了，他勾着鬼子來打我，又親手開槍來打我。

張：什麼？你的傷是……

張：是的，是的，就是他，就是他。

（說着他要過去踢，他可是因為觸動了傷，幾乎跌倒。）

周：隊長，隊長，你坐下來，你坐下來。

張：不，同志們！走過來，是好弟兄，是我的弟兄凡是願意跟鬼子拚命到底的，弟兄們都站過來，我們拉緊了手，大家齊了心，不聽漢奸的高調，不受漢奸的挑撥，是自己的弟兄都拉緊了自己弟兄的手！來呀！都來呀！

（衆人聽了他的話都站在一起）

張：（看了看兩旁的兄弟們，痛快地露出一個笑臉）好！讓我們在一起，叫漢奸走狗死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不分開，我們永遠不分開！

衆：是的！我們永遠不分開！

張：弟兄們！拉起手來。

（最後一陣兄弟們拉起手來的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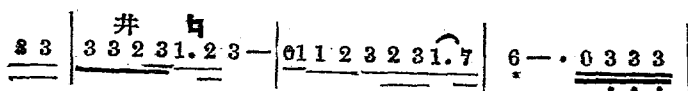
（隊長漸漸地低下頭，坐下，倒下去。）

（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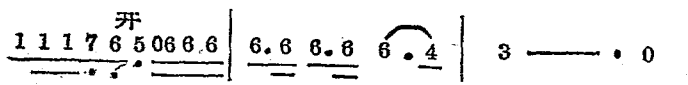
四 四 4

可愛的家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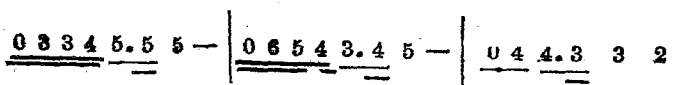
賀綠汀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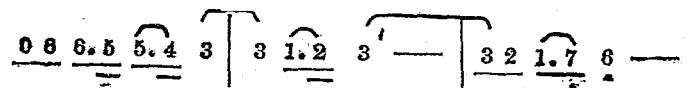
在那 黑茫茫的山脚下，就是我可愛的家鄉，就在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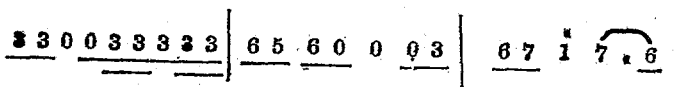
死寂的敵城中多少的 伙伴們在 嗟 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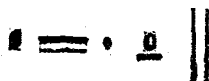
親愛的伙伴們，別讓 那裏 呆望着 兩眼，



它張着雙手，徬徨！徬徨！



來罷！來到我們的山林裏 和 敵人幹一



傷！

礦山（獨基圖集）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初版

——1000冊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實價五角

著 者 王 震 之

刊 行 者 南 方 出 版 社

桂林太平路十二號

慈友張：計設面封

82
101013
4

廣西省圖書館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書字第貳肆柒號

實價五角